

滕子胡氏以爲因其朝威降而稱子果如是說則威公之世賤之足矣自是稱子而不侯無乃非惡惡止其身之義乎

沙隨程文此說甚精曾見之否

胥命于蒲三傳荀卿及胡氏皆有取齊衛二侯之說而或者以謂二侯不由王命相推戴命爲方伯故春秋變文以譏之也愚謂若如或者之說則於文義爲順恐合經意彼春秋諸侯私相要誓誠爲可罪然其私相會聚交政中國雖曰不盟亦未見其有可取也彼所謂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凡交際之間有投合者大率皆然又河足以爲異而必變文深許之乎况齊僖衛宣行事載于春秋誠舉一端如紀會洮丘等事莫非傾險之習則

其相命之際不知果何所命乎不要其相命之公私而槩以相命爲可取愚未敢深信

史記書齊衛會于徐州以相王似或者胥命之說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恐當從左氏閔公二年之傳胡氏謂齊人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書曰以歸何以決知其以喪歸于魯乎且七月齊人以喪歸魯而十有二月其喪方至豈若是其遲遲乎

凡書以歸皆爲以之而歸其國如戎伐凡伯之類

滕侯自威公以後稱子杞侯自莊公以後稱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書子二十七年朝而書子後又稱伯竊意當時小國朝會於大國從其爵之大小以納其貢之多少故子產爭承於平丘之會以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侯之貢吳晉黃池之會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何以謂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今將以寡君見晉敝邑將改職貢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由此觀之則當時公侯之國以其職貢之不共而自貶其爵者多矣

沙隨說正如此

侵曹伐衛再稱晉侯

先生側邊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

恐非貶辭蓋圍

宋之役二國雖不與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橫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爲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

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爲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有難言者

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弑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十有一年之後責

楚子以唱大義以討般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般  
典刑紊矣

甚善

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  
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此數語恐  
未安伏羲是闡三才之理舜孔子是感和氣之應其引  
先天後天之說固爲失之引孟子志氣之論尤失其旨  
其後又言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辭意亦差皆以作用觀  
聖人之失也

胡氏此章似無病更宜詳味但不知文成致麟果然否耳  
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雖是常行之道然其德之至則  
極乎高明高明猶言上達也中庸猶言下學也

極高明而道中庸若如來喻即是上達而下學成何道理  
此處且當虛心熟玩本文之意參以章句之說便見日用  
工夫的確處不須容易立說也

有氣稟之惡有陷溺之惡然皆當復之以爲善明道所  
謂有流而未遠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始濁却是說陷  
溺之惡陷溺之惡比比皆是氣稟之惡則如子越椒之  
類不常有也氣稟之性猶物之有萬殊天命之性則一  
也

氣稟物欲之陷溺此不必論其常有不常有但當致其澄  
治之功耳

呂氏說率性之謂道一段如禮謂差等節文與夫喪服  
異等儀章異制大意與修道之謂教相似

呂氏意却在無所憾莫敢爭處見得率性是道也

侯氏引告子生之謂性以解率性却只是說得氣質之性而所謂率性者不專主乎氣質也如曰物之自有也草木之不齊飛走之異稟然而動者動植者植天機自完豈非性乎馬之性健而健牛之性順而順犬吠盜鷄司晨不待教而知之豈非率性乎言草木飛走馬牛犬鷄之性而不及人之性仁義禮智之為性則踈畧之甚無待於此

侯氏說固踈畧然却是宗程先生說但得其言而不得其意故信口言之而為此踈脫耳

一陰一陽之謂道言天道之流行者也率性之謂道言人物之所以得乎天道者也

一陰一陽之說是

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揚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為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虚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衷處則便只是以此為主也此為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為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

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無咎者戒謹所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

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為戒謹恐懼其說雖可旁  
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  
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  
學者之事比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  
君子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  
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

侯氏說固多踈闊然以乾乾夕惕為聖人之事戒謹恐懼  
為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謹恐懼之心則一而成德  
初學所至自不同耳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之類時中者不  
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  
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

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一而事不同  
也未可遽以為不然

答萬正淳

兩箇其為氣也是言浩氣之體用未是以養為氣主集義  
以下是推明氣所由生非是論以集義為主蓋氣雖至剛  
大配道義然非集義則無以生之非可以行義而掩取之  
也如此為文乃得抑揚之意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  
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  
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自聖人以及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  
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

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此危地而但進德脩業之不已也九四則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矣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橫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情又遂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畧有縫罅如可鉤索畧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模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文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脩業爲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修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進德身則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畧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孚於人而後可躍也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一天耳而行健不已此所爲天行健地平則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只看此充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毫私意在其中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一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一  
考異

答董叔重第五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恐有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之意蓋反求諸身而實有此理如仁義忠孝應事接物之理皆實有之非出於勉強僞爲到此地位則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於此則須強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謂推己及物也未知是是否

此說非是

第八書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有亦

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也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云云

所謂動

而止其所也蓋良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云

云乃能不見其人有未有顧己身之利害禍福

而能不畏侮於人之彊弱貴賤也故曰動靜各止

其所云云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奸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此蓋發明所以能

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

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

看得否此書末一本更有一問一答

或問孟子言仁必對義孔子言仁必配智其不同也銖  
妄意謂孟子之言指偏言一事之仁也孔子之言指  
專言包四者之仁也然雖偏言各專一事而不仁亦  
無以爲義雖專言以包四者而不智亦無以爲仁其  
歸亦一而已矣然孟子亦有專言之者如仁人心是  
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如愛人是也故羞惡辭遜是  
非者惻隱之心隨感而應者也是非之分素明則惻  
隱羞惡辭遜之經始各得其當而不悖也故元亨利  
貞而不貞亦無以爲元也未知是否

此條大槩近似而語意不密且看他見得道理分明觸處  
通貫處是甚底可也

答黃子耕却無欠闕耳作一



別紙子一作別紙其實無甚異一本無下

李仲水水一作

答萬正淳今將以寡君見晉有此君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二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吳伯豐 必大

熹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以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喻程子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放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或人所引易象之數又似太拘所謂明理亦曰明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爲者而已鄙見如此不識賢者以爲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

見甚欵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治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可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得從遊也喜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許適聞張荊州之計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

答吳伯豐

用力下一本無之意二字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詠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

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况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開立議論畚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為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槩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橫渠先生象記得舊傳蜀中本時云亦有御史象今却不  
記曾見與不見歲久不復可得其真但當兼收以見區區  
尊仰之意而已但去歲此時同遭論列今又適以此時相  
見亦可笑也李衛公書如此正不足傳顧其全書遂不復  
可見殊可惜耳廬陵近數得書一病不輕且幸已平復也  
金溪一向不得書亦省應吞之煩  
皇極辨併往此亦一破千古之惑可錄一本送正淳皆勿  
廣為佳耳

答吳伯豐

詩傳中有音未備者有訓未備者有以經統傳舛其次  
者

此類皆失之不詳今當添入然印本已定不容增減矣不

免別作補脫一卷附之辨說之後此間亦無精力辦得只  
煩伯豐為編集其例如後

詩集傳補脫

周南

樛木

樂只音止二字合

鄰

載馳

無我有尤

尤過也三字合附衆人字下無以我  
為有過雖爾八字合附大夫君子字  
下

王

中谷有蕓

遇人之不淑矣

淑善也三字合  
後在歎矣字下

以上畧見條例餘皆依此且用草紙寫來恐有已添  
者却刪去也又黎黑也古語黎元猶秦言黔首桑柔

篇中第二章注中已畧言之孟子首篇亦嘗有解今若天保篇中未解可采用其說著於補脫卷中却刪去桑柔篇注或但略言之亦可也更詳之

大序先生以是經夫婦傳曰先王謂文武周公成王必大竊謂二南雅頌固多周公時所作然遂謂周公爲先王則恐讀者不能無疑

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

采芣薄言有之傳曰有藏也然其下章曰掇曰捋曰芣曰擷而首章乃先言藏恐非其序必大恐有是得之之義

首章兼舉始終而言後章乃細述其次第詩中亦有此例或於補脫中附入亦可也

麟之趾傳以麟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故曰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則下文吁嗟麟兮爲指誰耶

正指公子而言耳

昔育恐有鞠張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貫不若前說爲順

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甚明白也

君子偕老象之掃也字書云掃整髻釵也是否

不識此物姑依舊說字書之說亦與古注不殊也或補脫中附之

齊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史

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

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

采薇小人所腓傳曰腓猶庇也又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必大按易咸傳曰腓足壯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庇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庇共施於此詩與上文君子所依意義亦相

類也

此非大義所繫今詳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板本已定只於補脫中說破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他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也

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即幽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倦倦於此今以為颺風颺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於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

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

幾內諸侯矣

瞻彼洛矣傳以爲諸侯美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爲天子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狹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

家室家邦亦趣韻耳天子以天下爲家雖言家室何害又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

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傳曰追琢其章所以美其文金玉其相所以美其質然不知所美之人爲誰追琢金玉以興我王之勉勉爾

那綏我思成集傳鄭氏所引禮記之說程子則曰此特孝子平日思親之心耳若齊則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必大竊謂人心不容無思齊之日特齊其不齊者爾若思其居處之類乃其致誠意以交乎神者蓋未害其爲齊也未知是否

鄭氏所引者常法也程子之義則益精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集注謂三子之對夫子無貶辭則皆許之矣而又載程子之說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與二說似相牴牾以愚意索之豈非許之者以其材足以有爲而其不與者則未能合已之志歟

不與者不若於曾皙有與點之言耳以孰能爲大之語觀之不害於許其才之可用也

程子又曰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却便是

這氣象也蓋謂子路之意未免有所作為而曾點所言則皆行其所無事耳使子路有見於此一皆循其理之所當然而不以己意參焉則即曾點之氣象矣然必大觀夫子所以哂子路者特以其言之不讓而已如冉有公西赤之言非不知讓者遂謂之能達此道理可乎必大於此蓋屢致思而有未能灼然者

子路地位已高故見得此理則其進不可量求赤之讓乃見子路被哂而然非實有見也又其地位與曾點之地位甚遠雖知讓之爲美此外更有多少事耶

衛君待子而爲政子曰必也正名乎胡氏之說固正矣然恐夫子以羈旅之臣一旦出公用之而遂謀逐出公此豈近於人情意者夫子若事出公不過具言父子之

倫以開曉之使出公自爲云就然後立郢之事可得而議也

此說甚善然聖人之權亦有未易以常情窺測者

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其輔之非義故也若子路之死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難可也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曰吾於此可以無死也則愚恐世之反側不忠者得以藉口矣

此說甚善然聖人不以不死責管仲何也

子路問事君范氏謂犯非子路所難而以不欺爲難夫子路最勇於義者而何難於不欺哉特其燭理不盡而好強其所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欺耳

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



也

侯氏所以求生害仁殺身成仁皆義也非仁也仁義本無二學者當於一道上別出先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蓋仁者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必大復推之曰以仁決者因心以爲取舍必無所違乎其德以義決者即事以權輕重必無所失乎其宜未知是否此說得之然細看侯氏說亦有些意思試更推之

答吳伯豐

所示諸說別紙報去但且如此推究玩味久當自有得也但前書偶尋未見似其間亦有合報去者今不暇也蘇氏傳比之諸家若爲簡直但亦看小序不破終覺有惹絆

處耳所欲抄集傳緣後來更欲修改一二處且令住寫今須到官方得寫去也廬陵之計令人痛惜亦苦多事至今未得遣人去也趙守舊相識但不曾通書然亦政不必如此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却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沙隨程丈書來甚相知云居頗相鄰想時相見也姜叔權曾相見否資稟篤實不易得近得書亦甚進能與之遊當有益也子耕當已歸豫章時得書否正淳必已赴省矣後來所講如何向來議論似亦傷太快不子細也伯豐所論甚詳密朋友少及之者更冀勉力副衰朽之望官事更宜加意此後恐音問浸遠難通切祝爲親自愛

答吳伯豐

大學諸說皆善可以補或問之缺矣但毋自欺乃解誠其  
意之義知未至者固當如此用力然知之至者亦未可便  
謂不假此也但知未至者禁之雖力而或未能止唯知至  
然後禁之不難而無不能止耳

純粹至善者也其立辭猶曰純粹是至善云耳至善二  
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

通書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  
不同

注云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必大向者侍教時雖已  
畧聞大意今按圖解有曰其行之也中又曰中者嘉之  
會也所謂中即禮者固明白矣至於正則不過曰其處  
之也正又曰正者貞之體也智之義固在其中然恐初

學者讀之猶未能分明欲乞更詳下一語如何

元亨利貞分配仁義禮智先儒已有定論矣故只如此說  
意亦自見

五殊二實一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不曰二氣  
一理而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非但彊爲  
之名耳

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  
實一實者不相礙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  
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  
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

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

繼而有師命沙隨云師非師旅之師是師友之師蓋齊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

兩說未知孰是且缺之亦無害孟子初見齊王便有去志但以有師命不可去故雖少留而終不受祿以至將去而王乃有授孟子室之說孟子遂不受而竟去恐不得以授室爲師命也且若果然亦何不可以請之有乎

决汝漢排淮泗

其說只是一時行文之過別無奧義不足深論况淮泗能壅汝水不能壅漢水今排淮泗而汝水終不入江則排淮泗而後汝漢得以入江之說有不通矣沈存中引李翱南來錄言唐特淮南漕渠猶是流水而汝淮泗水皆從此以入江但今江淮漸深故不通耳此或猶可彊說然運河自是夫差所通之邗溝初非禹迹且若如此則淮又不能專達於海亦不得在四瀆之數矣沈說終亦不能通也

宴安之說無之味其言似是無垢句法

心之實當連下文讀之乃通如更覺難曉即上句在天者下更添一決字在人者下更添一容字如何

答吳伯豐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爲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苛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合且放下許多閑爭競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其

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却合衆說而剖判之當自見得如此費分踈也正淳書煩爲附便渠看得文字却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却封寄之不妨也沙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脩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亟歸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衰晚遭此禍故殊不可堪既未即死又且得隨分支吾謀葬撫孤觸事傷害不如無生也昨承惠書并致奠禮哀感深矣一向無便無從附報但有馳情比想秋清侍奉之餘宦學增勝沙隨諸書及茶已領便遽未有物可奉報也此

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其處山水清邃可喜陳師道伯脩兩殿院之故里也又有吳仲感名貫常與古靈薦自中亦其里人也若得粗了便可歌哭於斯但用度百出非元料所及亦覺費力耳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懇祠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藏拙近聞臨漳經界報罷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効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疆矣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言向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吳伯豐

巧言令色鮮矣仁游曰使其人志在於善而失其所習則猶可以自反愚謂人之習於不善固無不可反之理然巧令之人又焉有志在於善者是必悔過遷善不復有巧令之習則其志始可得而信耳游氏蓋牽於鮮之爲少而委曲以失之

孔子之意正指人爲巧言令色之時其心已不存耳若能自反則豈不足以爲仁又豈止於鮮仁耶游氏此說無病只是不揆著本文正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滅質博以溺心以爲禽犢以資發冢託貞以酬僞飾奸言以濟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

古之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也

謝氏曰小人過於行事君子過於性情此蓋言君子於過能辨之於早耳然行事之過在君子亦恐有未能盡免者惟改之而已如子路之過使止在於性情之微則已自知之可也它人何由而告之乎

性情之發即爲行事行事之本即爲性情但有深淺耳以此分君子小人自是衍說經之本指不在是也

程子曰良易直也又曰良乃善心或問多此等處後來不能修改蓋已廢之矣矣良乃善心立語太泛不如易直之爲切當也

詩三百程子曰思無邪誠是也其言簡矣未審其意謂作詩者以誠而作耶抑謂讀詩者當誠其意以讀之耶

曰程子之說特以訓思無邪之義云耳以詩考之雅頌  
二南之外辭蕩而情肆者多矣則誠之爲言固不可槩  
以爲作詩者之事也若謂使學者先誠其意而後讀之  
則是詩之善惡方賴我以決擇而我之於詩反若無所  
資焉者又何取於詩之教耶以是觀之程子之言雖簡  
然誠之一字施之必得其當可也是則集注之云固所  
以發明程子之意而言之矣  
行之無邪必其心之實也思而無邪則無不實矣此程子  
之意也

范說至矣特王心無爲以守至正一語似贅何也削之  
則盡美矣

此是經筵進說似亦無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謝氏謂苟不至於不違之地則與  
羣弟子無以異者竊恐抑揚太過且以孔門諸子言之  
所謂至於不違之地者顏子一人而已如謝之說則是  
羣弟子雖朝夕親炙乎聖人之側與未嘗親見聖人者  
無以異也

謝氏抑揚誠若太過然亦有此理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曰學欲默識心通也苟徒出入  
乎口耳之間而不致思焉則何以致知其言不思之蔽  
則善矣而所以語學者則有所未盡夫學專言之則兼  
夫致知力行之兩端若對思而言則致知爲思而學云  
者蓋力行之謂也今周氏以出入乎口耳者爲學則學  
豈誦說而已乎使止於是又何所安耶謝氏曰思知之

事也學習之事也此說得之而集注身不親歷之云尤明白矣然程子經解亦曰力索而不問學則勞殆似亦以學爲講論問辨之事何耶然程子固曰博學之云云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其不專以講誦爲學審矣經解所言反似不若語錄之密如以殆爲勞義亦無考或者傳寫不能無誤云

學是放效見成底事故讀誦咨問躬行皆可名之非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以殆爲勞無所見歐陽公用此殆字又似怠字皆不可曉不若從古說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或問云謝氏所論鬼神之意學者所宜深考也今取其說而讀之其義精矣蓋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所謂神者陽之爲也所謂鬼者陰之爲也

故其聚而生來而伸者皆曰神而在人則竟氣爲神陽之屬也散而死反而歸皆曰鬼而在人則體魄爲鬼陰之屬也天地山川風雷祖考凡曰鬼神云者亦不越是二端而已故事鬼神者必致其敬發其情有以極其在我之誠而後在彼者有來格之理蓋神人之交皆以是氣而爲感通使誠之在我者無以致之則彼之發揚于上者亦何自而聚哉然則鬼神之有無揆之吾誠可矣知此則知謝氏格之遠之之說矣蓋其不可者理也格之遠之皆吾心之所不容欺者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皆謂人實致之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惟仁知之合者可以制祀典苟不察其理之可



不可而祭非其鬼則惑之甚矣世之惑者蓋皆求鬼神於茫昧恍惚之間而不知其所以致之者實在於我故也測度而言未知近否

大槩得之更宜涵泳似更有未細密處大抵陰陽有以循環言者有以對待言者須錯綜分合都無窒礙乃爲得之子曰君子無所爭周氏於前篇君子不器及此章皆曰君子以仁成名者也然則凡言君子之事者皆可以仁之說推之矣恐解經不當如是之拘也

此是王氏說經之弊大抵熙豐以來多此病

子曰射不主皮楊氏曰容節可以習而能力不可以疆而至集注改容節作中字既不以中爲貫革矣則所謂中者抑如張子所謂不貫革而墜於地者其中鵠爲可

知之意否

張子說是儀禮大射鄉射皆以中爲勝非止以容節之得失爲勝負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皆善但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反成不靜也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鬼神之說思之甚精但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者則非是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

答吳伯豐

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一句則可見其苗脉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  
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爲子孫者能以祖考之  
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  
然必大嘗讀大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  
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  
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  
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  
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  
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  
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

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  
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掩此其苗脉之較  
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  
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  
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  
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  
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散非類  
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  
發揚于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  
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爲感應者  
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  
以釋所蔽不勝萬幸

所喻鬼神之說甚精密叔樵書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沒也正淳所論誠爲踈畧然恐辭或未盡其意耳

答吳伯豐

長沙除命再辭不獲尚有少疑未敢決爲去計亦會足疾微動未容拜受且看旬日如何也所示疑義皆精密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極少得會者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爲先而徐思其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爲學究又不濟事耳

知約正父莊子相聚甚善前日亦已寄書約正父來官所修纂禮書是時雖未敢決赴長沙然已乞換小郡計必在江湖間也今若成爲湖外之行當踐此約不知渠如何也南康諸書後來頗復有所更改義理無窮儘看儘有恨此衰年來日無幾不能卒究其業正有望於諸賢而於其間如伯豐者尤未易得也正淳書來亦有意於衡嶽之遊甚幸甚幸子耕久聞其病未得端的且喜向安也商伯所論恨聞之晚然亦但恨語侵黃文叔彼罵邪氣者亦不足恤矣

答吳伯豐

熹始計不審誤爲此來交事之後憂恐萬端旋復奉諱哀殞之餘惴慄尤甚寢驚夢愕便覺斬頭完骨已在面前矣

以此百事不敢措意前月半後宣布霑恩始有復生之望  
方欲修召覓魄爲所欲爲則召命忽來不復可措手矣禮  
書又失此機會良可歎息奈何奈何今此之行亦且歸家  
俟祠請之報未知如何萬一須出自度亦豈能有補於時  
空得胥胥往來之譏耳

答吳伯豐

久不聞問數因廬陵親舊問訊得吳漕書乃云已到而暫  
歸深以爲念今承專使惠書得聞詳實殊以爲慰也來書  
去住似未定而來人却云已卜近日迎侍之官如此則亦  
甚便不知定以幾時到官也揚子直爲守呂子約劉季章  
許景陽皆可與遊糾掾程允夫官亦未滿尚得從容亦可  
樂也熹今夏一病幾死今幸少安然日苦內障左已不復

見物右亦漸昏度更數月即不復可觀書矣辭職告老未  
得請而向來嘗議贛陵今聞議相先後者皆已行遣勢不  
容已前月末間已上章自劾寬恩容可追責言路決不相  
容旬日間當有所處但因此得遂鑄削便是得請他不敢  
有所與矣南卿子耕見愛殊厚然告老乃向來病中危殆  
只從本州保明陳乞意謂朝廷意其已死必便依例降勅  
不謂乃爾再乞不遂今且休矣論事之傳却未敢發然亦  
臣子職分所當爲自愧見義不明臨事無勇耳近報復爾  
計旬月間又須有一番行遣嶺海之間不落窠臼矣老拙或  
不免隨衆經由當得欵會也孟子誤字俟更點勘改定近  
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此  
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諸疑義

畧爲條析心目俱昏不能精審有未安處更反覆之爲佳  
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說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也

答吳伯豐

熹懇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  
昏不復可觀書爲撓耳中間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間亦  
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予細往往  
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  
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  
數之間已粗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繹不置不患不精  
熟也入城曾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  
此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况與  
爲學次第講論異同慰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所示三條悉已疏去它未盡者後便幸續寄亦旋得尤佳  
多則擁併恐看得草草也正淳因書爲致意不知渠後來  
所進如何此間朋友亦未見有穎脫不羣者而又外有他  
虞恐不能久相聚也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本原上  
益加涵養收斂之功耳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爲朋友之羞尚願寬恩得安田里  
然開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  
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  
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  
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快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

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傳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吳伯豐

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爲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於第四章漢史注曰記者之誤不知如何

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梁惠王上第三章楊氏謂自不違農時至喪死無憾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爲政故爲王道之始必大謂使民無憾決非但有其心無其政者之所能致也恐當如集註

云爲治之初法制未備耳

此說是

仁者無敵楊氏曰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犯我者更誰與校如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必大謂楊說蓋自論仁及之非正解此章之指楊氏蓋言仁之理如此孟子乃即事以言夫行仁之效與楊氏說小不同亦是

梁惠王下第三章尹氏曰仁者之心至公也智者之心用謀也以小事大則狹隘而私一國必大謂二者所遇不同而應之皆出於理之所當然其規模固有廣狹然其智者私於一國則非畏天之旨矣仁智之辨當別有說

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  
如此若細分之則太王勾踐意思自不同也

第四章范氏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毀何況於雪  
宮必大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宮之當存  
也恐未安

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

公孫丑第二章程子評橫渠之言曰由明以至誠此句  
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  
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  
無失類如此必大謂程子意蓋謂即誠之體而明之用  
已著不待由此以至之也只我知言一句已盡者謂於  
天下之言既能盡識之則其心之無蔽者可不言而喻

矣此誠即明之謂也

程子意是如此但所引孟子之意不可曉姑闕之可也  
明道曰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必大謂自上  
天之載至脩道之教皆一理也言氣者蓋又於此理之  
中即人之運用勇決者言之此氣一出正大之理即上  
天之載因人而著見者也

此說得之

伊川曰氣則只是氣更說其充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  
更說其贊贊與充塞又早却別是一件事也此言天人  
一體凡人之所為皆天也如子之幹蠱乃以父母之體  
為之豈得謂之吾有助於父母耶故曰凡言充塞云只  
是指而示之云耳

亦得之

明道曰道有冲漠氣象此道字與義字相對蓋指其體而未及於用也冲漠云者蓋無朕可見之意

同上

伊川曰集衆義而生活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取之也必大謂非偶合一義遂可掩取其氣而有之也伊川之說疑當云非以義襲於外而取之集義有事與勿忘也義襲正之與助長也集義所生非特知氣之不可卒取而義內非外亦瞭然矣若夫義襲真告子之見也

同上

橫渠曰設辭徇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

難呂氏以申韓爲設馬遷之類爲淫楊墨夷惠爲邪莊周浮屠爲遁南軒以告子爲設楊墨爲邪莊列爲淫遁今集註則以四者爲相因而無所分屬是異端必兼此四者而有之必大謂浮屠之言則設淫邪遁之尤者然呂氏以夷惠爲邪恐未爲當

橫渠論釋氏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設致曲則邪此語勝其他分析之說然未詳其相因之序而錯言之亦未盡善也

第五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此等制度皆不可詳大抵邑居者必有廛稅市區亦應有之耳

第六章伊川曰心生道也此謂天地之心而人得以爲

之耳

王船山

卷二

五



心者蓋天地只是以生爲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  
謂有理而後有氣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即所謂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者也  
得之

明道見顯道記問甚博曰賢可謂玩物喪志謝不覺身  
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據謝之愧報謂之  
羞惡可也而以爲惻隱何哉蓋此雖爲羞惡之事而所  
以能爲羞惡者乃自失心之德愛之理發之此惻隱所  
以包四端

同上

明道曰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  
是氣必大謂信者實有此仁義禮智而已至理元亨利

貞也至於孟子所謂氣既曰配義與道則是氣也似有  
體段形器之可言恐不與信之理同未知是否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之言如  
此

公孫丑下第二章楊曰先王之時天下定于一則士於  
其時無適而非君也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周衰諸侯  
各擅其土地士非一國所能專制也故有不爲臣之義  
必大謂不俟駕孟子蓋謂當仕有官職者其有不爲臣  
之義者士之未嘗仕者也然亦有徃役之義則亦無非  
臣也若如楊說則天下爲一之時士不復可遂其高而  
周衰列國之臣無委質之節矣

此論得之近者程沙隨深詆王燭忠臣不事兩君之言竊

疑其言之失將啓萬世不忠之弊夫出疆載質乃士之不得已曾謂以是爲常耶楚漢之間陳平猶得多心之誦况平世乎

滕文公上第三章周人百畝而徹集注云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必大謂井田與溝洫之制不同而近時永嘉諸公及余正父皆謂鄉遂都鄙初無二制不知何以考之也

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鄉遂都鄙田制不同周禮分明如近年新說只教畫在紙上亦畫不成如何行得且若如此則有田之家一處受田一處應

後彼此交互難相統一官司既難稽考民間易生弊病公私煩擾不可勝言聖人立法必不如此也

滕文公下第九章問退之讀墨篇如何伊川曰此篇意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又曰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

伊川曰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必大嘗聞克己者乃所以復禮也伊川此言乃分爲二事何耶

此等或有爲而言如以事上接下而言忠恕也要之有病

不可便以爲通論也

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爲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爲行未成者歟

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

伊川上仁宗皇帝書有此意

離婁上第二章程子曰仁則一不仁則二必大疑此語猶所謂公則一私則萬殊之意此說是

第十三章橫渠曰太公伯夷避紂皆不徒然及歸文王

亦不徒然一佐武王伐紂一諫武王伐紂皆不徒然必大謂二人之歸文王特以聞其善養老而已竊恐不爲此而出也

亦是

第二十三章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可謂能格心者然其效乃遲之於三年之後是其初亦未遽格也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後世若子房魏證亦近能格君者蓋亦幸遇二君之好謀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

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

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二十七章仁之實義之實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爲仁事兄爲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此說是

第十二章橫渠曰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於嬰兒也此只是還淳反樸之意

橫渠此說恐非孟子本意

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必大

觀顏子之學具體而微矣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開之說抑何謂耶上蔡亦曰學者須是省懷擺脫得開始得必大竊謂固滯狹隘固不足以適道然不勉學者以存養踐行之實而遽以此爲務此曾點之學非顏子之學也

明道之語亦上蔡所記或恐須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則自有此驗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謂須要放開也曾點之省懷灑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擺脫使開也有意擺脫則亦不能得開而非所以爲曾點矣上蔡說恐不續密生病痛也

第十五章橫渠曰約者天下至精至微之理也然曰學者必先守其至約又曰不必待博學而後至于約其先

固守于約也必大謂精微之理必周辨攻索而後得之  
決不容以徑造橫渠之說恐別有謂  
未博學而先守約即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之意亦切  
要之言也

范氏於楊雄之說取舍不同恐楊氏之說爲當  
而說是

第十九章集注云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  
心而所行皆從此出已字恐未瑩

已字只作本字爲佳

第二十章程子曰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  
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聖人上云文王望治而未  
之見下却云民由夫治而不知何也

望治之說恐不然

又曰泄邇忘遠謂遠邇之人人人事也而橫渠以祭祀當  
之又以不泄邇爲取紂之事乃有罪不敢赦之義恐牽  
合不如程子說

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畧之意

橫渠云湯放桀惟有慝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如是又  
曰帝臣不蔽執中也又曰執中者不爲退讓過越之事  
也其意蓋曰湯之事既未嘗越亦無所退讓以大公之  
心而行其所當然此其所以爲執中爾

橫渠之意應是如此孟子之意則未必然也

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敬事也是不敢忽易之意否  
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程張皆以望道爲望治集注謂文王求道之切如此必大謂博施濟衆脩己以安百姓克舜猶以爲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

二十三章可以取必大謂取之傷庶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

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

王彥輔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可以對死者也明道曰不然義無對

義不當偏與死對而可別與不義爲對

二十六章楊氏之說自相抵牾

楊氏類多如此疑其見之未明而精力亦有不逮處耳

荅吳伯豐

必大鄉因楊氏謂舜自怨其不能盡孝以感動父母而以孟子所以論小弁者辨之伏蒙批誨云程子亦以舜之怨與小弁不同更思之必大已悉尊意及以孟子二章讀之其叙舜之事與辨小弁之說其爲不同甚明二怨字之義非特不可並觀蓋小弁猶是人子之常情而舜之怨則盛德之事非常情所可及也

得之

必大於說中嘗疑舜象憂喜一段與孔子微服過宋事似不相類未詳伊川並舉而例言之意伏蒙批誨以孟

子莫非命也一章之意推之則可見矣必大竊謂象雖不能殺舜然彼既有是心在舜豈得不爲之憂蓋必如是然後謂之盡道與孔子微服過宋事正相類苟付之於命而在我者不自盡焉則與死於桎梏無以異矣莫非命也只說得微服過宋等舜之事乃是雖知其將殺已而不能自巳其親愛之心亦是並行不悖處而其類自不同也

聖人之於天道必大說嘗疑之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伏蒙批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倒必大今試釋之曰仁之所施厚於父子義之所施盡於君臣禮之所施恭於賓主之際智之所施哲於賢否之辨聖人之所得全夫天理之粹若如

此解固未爲倒但似終費注脚斡旋之力又仁義禮智四字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答吳伯豐

明道曰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說人性善是也伊川曰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以上不容說者是指天命本體對其稟賦在人者而言極本窮源者是就人所稟之正理對氣質之性爲說此云繼之者善亦與通書所指不同乃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意四端之正是也

仁之於父子一段兩嘗請教然終有未能安者近見錢判官文子以仁而施於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於君臣宜相契合吾既有禮矣則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佑眷顧之休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甚不然者姑舉聖人於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己如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如此解得聖人於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順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前輩有如此說者與集注之說亦不甚異但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耳又智之於賢者若如此解即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可更詳之

### 答吳伯豐

又聞禱事都幕想亦隨事有以及入但趨舍之決是乃舜蹠之分不幸至此只有一刀兩段然須是自家著力非他人所能預也錄示子約往還書如所謂五氣之盛衰猶足爲理義之消長亦是前輩自有此說今所援引乃是舉輕以明重無不可者不知子約何所疑也恐是不曾子細看上下文便只就此兩句上論得失講論最怕如此不盡彼此之情而虛爲是說說也又如說浩氣之體段即道義之流行此等語殊不可曉自此以下一向勞攘此無他病只是心地不虛戀著舊時窠窟故爲此所障而正理不得見前耳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



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閑雜  
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  
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  
也且道孟子裏還曾有一字說浩氣之體段即是道義之流行否編禮直卿必已詳道曲  
折祭禮嚮來亦已畧定篇目今具別紙幸與寶之商量依  
此下手編定尋的便旋寄來容畧看過須得旋寄旋看乃佳蓋看多恐不子  
來喪禮用工甚勤但不合以王侯之禮雜於士禮之中全  
然不成片段又久不送來至十分都了方寄到故不免從  
頭再整頓過一番方畧成文字此可以為戒也

祭禮

廟制一

以王制祭法等篇為首說廟制處凡若此類者皆附之自為一篇以補經文之闕

特牲二

依冠昏禮附記及它書親切可證者

少牢三

同上

有司四

同上

祭義五

以本篇言士大夫之祭者為士諸篇以此者皆附之本篇中間有言天子諸侯禮處却移入祭

九獻六

以大宗伯篇首掌先王之目為主而以禮運禮之大成一章附之周禮及禮記中如此類者皆附其後如周禮人尊彝之屬

郊社七

以大宗伯祀天神祭也祇之目為主凡諸篇中言此類者皆附之如皇王大紀中論郊社

祭統八

以本篇言諸侯天子之禘者為主凡諸篇言郊廟祀饗之義者皆附其後篇內言士大夫

卷之三十一 禮記卷之三十一 祭義 三十一

或別立祭祀一篇凡統言祭禮如王制篇內一段周禮  
大宗伯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目及今禮記祭法篇  
但除去篇目凡似此類者冠於廟制之前不注而逐篇  
數句入祭統本文再出者乃附注疏如何

王制乃通有夏商之法當爲首周禮次之禮記燔柴  
以下又次之此爲總括祭祀之禮而廟制以下各隨  
事爲篇由賤以及貴前數類皆然也

答吳伯豐

熹前日奉書說祭禮篇目內郊社篇中當附見逸禮中雷  
一條此文散在月令注疏中今已拆開不見本文次序然  
以中雷名篇必是以此章爲首今亦當以此爲首而戶竈  
門行以次繼之皆以注中所引爲經而疏爲注其首章即  
以逸禮中雷冠之庶幾後人見得古有此書書有此篇亦  
存羊之意也疏中有其篇名必是唐初其書尚在今遂不  
復見甚可嘆也

答吳伯豐

編禮有緒深以爲喜或有的便望早寄來心力日短目力  
日昏及今得之尚可用力但朋友星散不知竟能得見成  
書與否深可歎也再論浩氣語甚的當切中子約之病然  
猶未悟書來切怛不已不可爬梳雖已竭力告之恐未必  
能相信也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  
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  
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曾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  
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竇之不及

別書編禮想用功不輟煩爲致意也

答姜叔權大中

程子言性即理也而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兩說正相發明而叔權所論乃欲有所優劣於其間則不惟未達邵子之意而於程子之語亦恐未極其蘊也方君所謂道者天之自然性者天之賦予萬物萬物稟而受之亦皆祖述先儒之舊蓋其實雖非二物而其名之異則有不可不分者且其下文有曰雖稟而受之於天然與天之所以爲天者初無餘欠則固未嘗判然以爲兩截也但其曰道體無爲人心有動則性與心字所主不同不可以此爲說耳如邵子又謂心者性之郭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麤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所謂識察

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說是也然亦須知所謂識心非徒欲識此心之精靈知覺也乃欲識此心之義理精微耳欲識其義理之精微則固當以窮盡天下之理爲期但至於久熟而貫通焉則不待一一窮之而天下之理固已無一毫之不盡矣舉一而三反聞一而知十乃學者用功之深窮理之熟然後能融會貫通以至於此今先立定限以爲不必盡窮於事事物物之間而直欲僥倖於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鹵滅裂而終不能有所發明也

知仁爲愛之理則當知義爲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爲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爲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又以仁爲性之全德則與方君所謂天理之統體者無一字不相似又

以爲仁爲心體之流行發見則與方君之流動發生之端緒皆以仁爲已發之用矣又何足以相譏乎方君循其本循其用數語自無病而亦非之恐未安也

答姜叔權

所喻益見灑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答姜叔權

示喻日用工夫甚善然若論實下工夫處却使許多名字不著須更趨要約而自然不害衆理之默契乃爲佳耳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蓋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

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彊假耶

答姜叔權

所云既真實而又無妄鄙意初不如此只是兩下互說夾持令分明耳如云至公無我至公即是無我無我即是至公豈可言既至公而又無我耶

答姜叔權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頃見其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恠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粗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胷中平實無此等竒特意想方

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德輔

道無方體性有神靈此語畧有意思但神靈二字非所以言性耳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近世佛者所謂作用是性其失正墮於此不可不深究也性立天下之有方君之言正得胡子之意但引之以明邵子之言則爲未當耳今反譏其不得胡子之意則誤矣方君所云天地萬物以性而有性字蓋指天地萬物之理而言是乃所謂太極者何不可之有天地雖大要是有形之物其與人物之生雖有先後然以形而上下分之則方君之言亦未大失也而長孺亦非之過矣大抵長孺之性失於太快故多不盡彼此之情而語氣粗率無和平溫厚之意此又非但言語枝葉之小

病也

方君第二說只解易傳意畧有未當處其他所論首尾相敘表裏相資所得爲多長孺率然攻之而所以攻之之說乃不能出乎方君之所言者若因其說還以自攻則亦不知所以自解矣且方君之語意溫厚詳審而長孺之詞氣輕易躁率以此而論則其得失又有在也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性之四端所謂情也孟子言之詳矣今日仁義禮智性之四端則性又何物耶知方君流動發生之端爲非而不自知仁義禮智爲四端之失何其工於知人而拙於察己耶方君謂仁者天理之統體其統體字固有病而指仁爲性則無失今并非之而又自爲之說曰若謂發生處即是仁庶其近於程子之意

則其失亦不異於流動發生之云而與程子發處乃情之言大相反矣凡此更當深玩而徐究析之未可容易輕肆排抵也其論方君不當以當然之理爲義則是而自謂欲處其當者爲義則非其謂方君不當以見於外者爲義則是而自謂理之始發於心者爲仁則又非也

答汪長孺

示喻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畧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遏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詳此二說長孺所論爲近之然語言之間有未簡潔處大抵明道先生所謂全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也叔權引援太廣反汨正意更宜相與評之大學定靜乃學者所得之次第本文意自分明與太極說中言聖人事者字雖偶同然指意迥別不當引以爲證也

答汪長孺別紙

大學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舊說不同

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功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為刺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來說得之

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天陽也氣也所以高也地陰也質也所以深也鬼神變化不測可謂幽矣然造化流行昭著上下豈非顯耶

鬼幽神顯

程子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又曰如欲為孝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先生補經文乃只說窮其理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但用後一說耳矧何如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一物之理格即一事之知至固無在彼在此

謹終追遠注曰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德輔恐此章止為化民不見有自為之意

謹終追遠自是人所當然不為化民而後為之也故已德厚而民德亦歸趣之雖不明言然味其間隱然有此意也恭近於禮先生或問曰致敬於人固欲其遠恥辱德輔以為若如此則恭敬非其本心之自然矣又曰不合於節文則或過或不及皆所自取恥辱德輔謂恭而過則有巽在牀下之失而不近於禮若夫不及則謂之不恭矣又烏可責之近於禮哉

若說為恭者本不求遠耻辱則有子不必如此說而巽在

牀下失禮於人皆不足計矣此說偏蔽粗率非聖賢之意也又如後說則有子之意只防其過不憂其不及亦是此病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之言有善惡而讀者足以爲勸戒非謂詩人爲勸戒而作也但其言或顯或晦或偏或全不若此句之直截而該括無遺耳

射不主皮揚氏曰容節可習而能先生易容節二字爲中字不知如何

揚氏大槩得之但云容節則是全不求中又非射之意也故因其詞而改此二字以補其闕耳

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於妻

及外親則不知如何

但所當祭者其精神竟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門行人之所用有動靜作止故古人祀之不知然否

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爲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曰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雷無統陰陽就一祀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兩在故不測其義如何

神無所不在或陰或陽故曰兩在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



衆也注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民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詳經之文與注之意蓋言事父與君之理一也事兄與長之理一也慈幼與使衆之理一也能孝於父則人化其孝而知所以事君能弟於兄則人化其弟而知所以事長能慈其幼則人化其慈而知所以使衆故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然也然經文又引康誥如保赤子而云何也注曰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蓋作經者又發明孝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者舉斯如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

慈幼之心以使衆也今考之或問乃有曰言此以明在上之人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至於教成於國而凡從政者皆以是爲心焉民之不得其所非所患矣則似以爲齊家之人又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使衆然後教成於國與前注三行修於家而三教自成於國之說不同豈非或問自是發明推心之意不與前注相關但教成二字偶用之耳不審然否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快而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也

### 答汪長孺

巴斯之舉細詢曲折果未中節於事已往不足深念但當謹之於後凡事審諦乃佳耳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

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  
旋踵便有氣盈於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  
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  
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  
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  
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掾今又  
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龍恠多端一向走  
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答李叔文

熹到官之初首辱惠顧陳義甚高顧恨未及少款而從者  
遽去悵想追今向者妄以學職延致正欲借重賢德以化  
邑人不謂滯留緣章未得歸視講席茲辱惠問良以嘆恨

熹衰病抗拙不堪俯仰前月已上祠請命下即行矣代者  
石侯學行才力皆有以過人者其為政尤以教化為先務  
異時來歸共圖所以發明墜緒興起頹俗固為未晚幸勿  
以今日之未暇而遽有所辭避也周子書近思錄各一本  
納上暇日試深玩之餘惟珍重千萬之懇

答李叔文

熹奉別忽許久每深嚮徃之懷奉告獲聞比日清秋尊履  
萬福為慰秋試不得賢者為重深以為恨初見考官說恐  
在小榜中既又不然殊不可曉葉學錄能誦首章遠過今  
所取者相與嘆惜此正未足為左右輕重也示諭知府丈  
台意極知不當再三煩瀆然恐向後米貴則此所出金亦  
自折閱耳已囑法曹面懇更望老兄左右之也郡中所糴

不佳已聞之今亦一面作處置度至仲冬不致遽壞即無慮矣它諭諄悉深荷留念當悉施行放旱通計須及七分若逐戶全損自不妨全放也何時入城冀得款晤民間利害有聞願悉見告尤所深望也

荅李叔文

熹杜門竊食貧病不足言但操存玩索之功雖不敢廢而未見有以進於前日以是憂愧殆無以見朋友也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遊從之樂未嘗不發於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相望千里何時復得從容反覆如往時耶更願益加持守之功以求義理之歸是所願望

荅李叔文

喻及爲學次第甚慰所懷但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纔不到此即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鬲顏淵公明儀之言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錮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歎美之辭乃胡氏說大非孟子本意今亦未須論但看孟子本說足矣此不是要解說性字蓋是要理會此物善惡教自家信得及做得功夫不遲疑耳

荅葉永卿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其

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遇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只此一事可師矣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而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伊川先生之意以溫故知新止是一事若謝先生之言則以溫故知新猶言極高明而道

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非徇物踐迹者之所爲如是則氣象似不窄狹與伊川之說不同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之意蓋以爲此事可師非人能此即可師也所謂只此一事者亦非謂溫故知新只是一事故其解又曰溫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則是以溫故知新爲二事而欲人之師此言耳然於文義有所未安謝說又失之過高要之此章正與學記所謂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相對試更思之

起予者商也詳觀諸先生說皆以謂禮果可後愚竊謂乎者疑辭也禮後乎猶言禮不可後也故夫子曰起予若使子夏順從夫子之意則不可謂之起予未知是否此章之說楊氏得之禮不可後者非是夫子方言繪事後

素而子夏於其言外發明禮後之意非但順從而已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者何文也或曰以學文飾之未  
審是否

伊川先生云學文便是讀書然則詩書禮樂皆文也不但  
以爲飾而已也

子曰巧言令色詩取令儀令色何也

論語與詩人之意所指各異當玩繹其上下文意以求之  
不可只如此摘出一兩字看也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范氏謂武伯弱公室疆私家得  
免其身而保其族者幸也故孔子告之如此尹氏謂疾  
病人所不免其遺父母憂者不得已也如以非義而遺  
其父母之憂則不孝之大者故范氏專爲武伯言尹氏

則爲衆人言未知孰是

孟武伯固必有以遺其親之憂者如范氏之云則未可知  
也聖人之言固必切於其人之身然亦未有衆人不可通  
行之理也

義之與比伊川先生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直是不入  
或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否

義之與比但言惟義是從耳伊川先生似謂有義之人則  
親比之恐非文意然言義之與比則決不從不義可知如  
不及如探湯固是當然然此語意本寬未須看得如此迫  
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無改於父所行

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其亦三年無改乎  
適所以重父於不義孝子果如是乎  
游尹之說得之可熟玩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儒謂子貢多  
言之人故以此告之未審是否

或當有此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者雜揚墨諸子百家而  
言之或曰攻治乎異端謂學而行之適所以害先王之  
正道也如斯而已乎言先王之正道不得行於世也或  
曰攻乎異端之學而不學焉其為害先王之正道者已  
正而不作不能為害先王之正道也未審孰是

伊川先生范氏說得之已字只是助辭不訓止也已正之疑止

誤字之

觀過斯知仁矣過而知仁何也

伊川先生及尹氏說盡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或人問禘而夫子曰不知而又曰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是夫子深知之也  
或曰夫子言不知以躋禧公為魯諱也又曰知其說者  
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明其知而不言雖  
然其說如此聖人之意深矣幸乞指教

此章呂氏說為得之但云不可盡知則非此所云為魯諱  
者恐不然又云明其知而不言則尤非所以言聖人之心  
矣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何也

前輩說射不主皮儀禮大射爲文爲力不同科者夫子解禮所以如此者爲人之力不同科故也此說得之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侯先生曰古之學者非獨言之皆是實能踐履未能踐履而言之所以耻也或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意同

侯氏是矣所引子路事亦近之但不甚切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伊川先生曰盡已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而明道先生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而吾夫子嘗曰行之以忠是除恕字也又曰其恕乎是除忠字也此一疑也又忠恕

果可以盡一一果止於忠恕乎

此一段是論語中第一義不可只如此看宜詳味之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以除不得也忠恕相爲用之外無餘事所以爲一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恕而已矣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語錄云子貢問賜也何如是自矜其長而孔子則以瑚璉之器答之者瑚璉施之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四方可使與賓客言也或者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哉若人之語子貢意孔子不以君子許之而遂有賜也何如之問而孔子以瑚璉之

器許之者是未許其爲君子也抑嘗聞君子不器之說是以疑之

二說初不相妨但自矜其長意夫子不以君子許之之意則子貢不應若是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云語錄謂目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爲能窒欲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

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云伊川言天下有至樂惟反身者得之而極天下之欲者不與存焉此言顏

子能反身所以有天下之至樂伊川又言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二說孰是

前說至矣後說非不善但恐着者不子細便入老佛去耳李文字子三思而後行云語錄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

思有思則爲善矣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楊先生尹先生皆言三則惑或者謂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所思又不止三也

橫渠先生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孰謂微生高直云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微生高以直聞而夫子因乞醢知其不直夫審其所以養心者豈在大哉或者謂直無妄之謂也誠



之一字由無妄入若微生高未至夫無妄所以如此若至誠則無他事矣未知如何

無妄即誠由無妄入者非也此章之說范氏得之所以害其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爲痛切日用之間不可不常警省也

荅都昌縣學諸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頽淵之倫也不仕於大夫亦不仕於諸侯以仲弓之賢猶爲季氏宰若頽閔者夫子之得邦家斯仕矣吾夫子言冉雍仁而不佞蓋冉雍亦頽子之倫也閔子辭費宰冉雍爲季氏宰何也

君子之行不必盡同孟子之論夷惠伊尹可見然冉雍仁而不佞非夫子之言亦不可以此一句定其爲頽子之倫也

十室之邑范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不誣人也不如丘之好學者不自誣也尹氏又云忠信質也人誰無質乎

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蓋其意以爲夫子不應自謂人不如已蓋不察夫聖人而自處以好學爲貶已甚矣范氏誣人自誣之說亦是贅語尹氏人誰無質亦非是此蓋言美質人或有之耳

仲弓問子桑伯子敬事而信矣而仲弓之言有以契吾夫子之心是以其言爲然

居敬之敬與敬事之敬不同試更思之大凡讀書只可以義理求聖賢之意切忌如此牽合說了便無餘味使人不

長進

子游爲武城宰謝先生言未嘗至於偃室蓋其意不爲  
溫儒以媚悅人或者謂澹臺簡易正大之人也謝說得  
之矣

滅明二事當熟玩味其氣象不可只如此說過無益於學  
也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明道先生曰  
好之者如遊他人之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或者謂此  
理唯顏子好學不改其樂得之矣

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者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  
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  
於已分有得力處只如此引證殊無益也

樊遲問知樊遲之問一也而夫子對之不同何也

孔門問同答異者多樊遲三問仁再問智答之皆不同必  
有說矣然且當逐處理會令有歸著即自然見得所答不  
同之意今不曉其逐段指意而遽欲論其異同既於已分  
無益亦終不得聖人之意也

天厭之伊川既言猶天喪予矣語錄又言天厭吾道或  
人謂從語錄之說是夫子有怨天之意學者疑之

天喪予即與天厭吾道無異不容是此而非彼然此章之  
義恐只合從古注說及范說

述而不作夫子自比於老彭不言他事而止言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者言古人猶不作猶好古推而上之是古  
人行事未嘗無所本也

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  
似老彭耳推而上之以下云云恐本無此意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范先生曰仁唯克己復禮無欲者  
能之苟有願乎其外不足以爲仁故非三子所及也或  
者謂子路冉有公西華非不仁也蓋吾夫子不輕以仁  
予人亦不輕以不仁絕人故於三子爲不知其仁唯宰  
予爲不仁者孝弟爲仁之本既短喪矣孝安在哉是本  
不立不仁孰甚焉

當從范氏之說不輕與絕之說亦未端的宰予不仁若無  
孝弟爲仁之本一句却如何說大凡說書求義須就實事  
上看出道理來方有得力處若如此引證要作何用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隙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信  
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故事矣  
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  
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脩即就本脩去不可即復磨去  
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間  
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唱導不以彼  
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  
且革心矣

考異

答吳伯豐別可到中庸一作到

一向攢了攢下字

管仲於公子糾一作云管仲於公子糾其可以無死者以

其輔之非義故也故聖人不以責若子路之事孔

悝蓋亦不得謂之正者結纓之死不傷勇否必大竊

謂子路之失在不合仕於孔悝耳既食其祿必死其

難可也事不審於其始而臨難始為去就乃曰吾於

此云

答姜叔權正謂此也此下聞與長孺俱為廬阜之行甚

喜渠亦以為叔權於此不免過疑然其為說又似草

草未足以釋賢者之所疑也向來所論方君之說有

未盡者具於長孺書中計必見之更有可論無惜痛

相反覆彼此有得也

可疆假耶此有方賓王之說昨日方得答之今錄去

有未安處却幸喻及沙隨孟子已領文義考證間尚

有少疑處臨行冗甚未暇條折前途稍暇當具出託

為宛轉求教也

答汪長孺別紙來說得之此後有舊說靜以為心不妄

動而今改之者蓋心雖不可妄動然動之以正者則

不能無而不妄動三字包靜字不過今日不外馳則

心常在腔子裏而靜意可見矣

得之

射不主皮容節可習而能此下力不可強而至

答李叔文是所願望此下有便遽草草奉報不究所欲言也

答都昌縣學諸生試更思之此後有子貢問貧而無諂富

而無驕孔子謂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而子貢引詩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孔子即以始可與言詩與

之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夫子答之以繪事

後素子夏因有禮後乎之對夫子不惟以可與言詩

與之且曰起予者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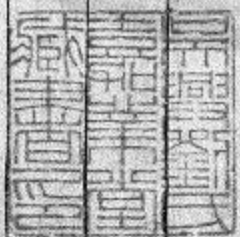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書

問答

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劉公度 孟容



示喻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



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公度

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言語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耶不知聖賢辨異論闢邪說如此之嚴者是爲欲人人同已人人知已而發耶抑亦在我未能無瑕而猶有待於言語辨說耶今者紛紛正爲論易而銘而發雖未免爲失言之過然未嘗以此爲悔也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衡州之去爲有邂逅政不須深自懲創便相學不說話也

答劉公度

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書中所喻衡州數句爲已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劉公度

奮發猛舍之喻甚善然亦須以義理浸灌涵養庶幾可以深固久遠不然一時意氣恐未可恃也如何便敢自保不復變耶

答劉公度

見喻舊見不甚分明更欲別作家計未知底裏果是如何但此事別無竒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

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君舉春間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答劉公度

所論爲學之意甚善初蓋不能不以爲疑今得如此甚慰意也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揀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趣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平父相處覺得如何似亦未有箇立脚處也因書更勸勉之

答劉仲升

別紙所示李章議論殊不可曉恐不至如此之謬却是仲升聽得不分明記得不予細語脉間轉却他本意不然則真非吾之所敢知矣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但務存養者即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躡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李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却



是入心道心思理思事等說大段害事若如其言即是四端之發皆屬人心而頑然不動者方是道心所謂格物者只是分別動與不動而不復計其動之是否矣此於體道之要入德之門皆有所妨決然不是道理無疑但如仲升則又墮在支離昏惰之域而所以攻彼者未必皆當於理彼等所以不服亦不可不自警省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功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當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說枉費心力也

答劉仲升

所論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見

真實意味也顏子之樂原憲之間此等處說時各是一義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功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自無克伐怨欲之根不是別有一項功夫理會此事也但未知仲升平日所用功夫如何耳此不可不勉也

答劉季章

劉袁州不謂遂止於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嘆服益見袁州之知人交道之不污也更望始終此志使其後人有以承繼前人之志千萬之幸也文會規模只如舊耶或有小改易也此間朋友只令專一自看一書有疑問處却與商量似却不枉費功夫然亦未見卓然可望者殊可慮也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爲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  
曾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  
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熹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  
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  
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劉季章

講會想仍舊專看何書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  
往來之便可疑可講不待面諭但覺得季章意思急迫不  
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  
礙人知見也

答劉季章

熹去歲入都不能兩月略無報效罷遣而歸深以自愧今  
幸復得祠祿杜門養病足以待盡無足言者但衰病愈甚  
左目已盲其右亦昏此數日來幾全不見物矣深欲整頓  
舊書而病愈如此則所謂有補於將來者亦不復可期矣

答劉季章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  
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  
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  
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  
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  
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  
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爲慰比來想疆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齋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喜衰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掛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脚不住况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趣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今靠裏者實做工夫爲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

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味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爲可喜熹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王晉輔來求其尊人銘文久已齟舌何敢爲此以其再來不免題其行狀之後少答其意又慮其便欲刊刻流布則大不便已作書力戒之矣渠又說欲得鄙文編次鋟木此雖未必果然亦不可有此聲恐渠後生未更事不識時勢

不知此是大禍之機或致脫疎書中又不敢深說恐欲蓋而愈章敢煩爲痛說此利害當此時節只得杜門讀書潛形匿迹豈可爲此喧譁以自取禍耶况如老拙蹤迹又比仁里諸賢事體不同彼或可言而此但當默其理勢不難曉也只如今所題跋亦切不可便將出與人看又刻石鏤板二事并望痛爲止之千萬至懇至懇此杜元凱所謂既作之後又復隱諱以避患者固爲可笑然亦以子約之故無以荅其意而浸淫至此全藉賢者相與致力遏其橫流千萬幸也

答劉季章

郊需已行不知黨錮諸人果得及雞竿下坐否所論配義與道其說甚當所以孟子下文便言是集義所生者此正如來喻之意也但子約終看不透殊不可曉前日已爲極方言之不知其信得及否也

答劉季章

省闈不合浩然西歸無愧於心所得多矣甚賀甚賀公度近亦得書自是不肯求去致得如此如近日王與之龜齡雷季仲陳和父皆以力請得去又何嘗有人苦留之也潘友者近亦遭逐正與公度事體一般此輩進不能爲君子退不能爲小人不與人出氣令人憤悶也子約想時相聚渠近書來頗能向裏用力然亦有小未善已爲詳說又之必自見得也景陽前此已嘗附書今不暇再作煩爲致意近日目昏今日又加手痛作字頗費力也承欲就文義事物上做功夫甚善然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

當不可先立已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 答劉季章

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修改一兩處旦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即奉寄也比閔邨狀時論似寔平榛中蜿蜒稍稍引去但恐主人意不堅牢或有反覆即其禍愈甚耳

### 答劉季章

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功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思一旦斷絕

更爲後賢之憂耳劉五十哥且得如此攢掇結裏向後事不可知但願前人遺德有以誘其衷者庶幾可望於後耳言之令人於邑短氣也時論靜作不常子盡善後又有舊爭之激其黨稍違忤者已不能容旦夕必更有一番聳動觀聽底事以扶國是覺得懔懔未知所稅駕處但朋友來者無可拒之理得早行遣了亦是一事收殺也子約幸逢寬恩且得有北歸之漸其實高安窮僻無朋友過從之益書疏往來之便却未必得如廬陵也益公寄惠六一集纂次雖正之功勤亦至矣古人所謂後世子雲者信非虛語然亦正自難遇耳

### 答劉季章

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却經文

橫生它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來喻似已覺此病者更望勉旃千萬之望然又當以草畧苟且爲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句最說著讀書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答劉季章

熹不免果如所料餘年無幾區區舊學足以自娛不能深以爲念也若後段則安能保其必無耶所示五條各已附以已意大抵來喻於事理情實多是不曾究竟而專以輕重深淺爲言故不親切更以此意推類求之則可見矣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某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

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滓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

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固非不仁者之所能爲聖人特許其忠清而不許其仁今因夫子之不許其仁而遂疑二子之忠清未必皆出於理之所當然而猶未免乎怨悔之私則聖人之所以許之者亦有不盡之意矣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爲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

仁有何分別此須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未易如此草草說過也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注云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然則彼所謂夫子既聖之論豈非極至歟詳本文之意說得雖輕然如此解得又似太過如何

正爲合若聖與仁一段者見得不厭不倦非極至處然夫子之不厭不倦又須與衆人不同故子貢公西華皆有云云之說可更詳之

未可與權集註之末有云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某竊謂天下之事只有一箇理所重在此則其理不外乎此當嫂溺之時只合援

之以手雖出於急遽不得已之爲乃天理人事之不容已者也今云有辨開此一線路恐學者因以藉口而小如小走作不暇自顧矣如何

既云急遽不得已之爲即是權不可常而經可常自有不容無辨處若只說權便是經都無分別却恐其弊不止開一線路而已

膏受之愬不行焉注云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某竊恐解得言詞太峻人非昏暴之甚亦未遽至此而乃云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不惟形容得子張太過且言外求意亦非解經之體如何且論事理還是如此與否不須疑怕觸忤子張也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我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向聞餘論似多以利隨義而言今細思之恐意脉中帶得偏僻病患試更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近得益公書聞且寓晉輔家甚善所欲改字已別報去前書竟未得下落也文集之議當已罷止此實於彼無益而於此不便衰老扶病如此又豈能更去廣南行脚耶千萬力爲止之更勉其著實爲學勿爲此等慕名徇外之事方



是吾人氣象也來喻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  
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  
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  
也前與無疑書亦有少講論曾見之否敬子諸人却甚進  
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  
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  
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  
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  
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  
物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已  
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  
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  
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  
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  
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  
負平生也如於雅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  
乃所望也

答劉季章

熹再啓熹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  
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喻  
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踈便是舊  
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  
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

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入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踈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貞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晉輔好且勸它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閑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

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劉季章

熹歲前得益公書報吳伯豐病瘡甚危適得子約書乃聞其計深爲傷痛近年朋友讀書講學如此君者絕不易得此爲可惜不但交遊之私情也聞後事深荷老兄與無疑周全之足見朋友之義

答劉季章

熹今春大病幾不能起今幸小康然尚未能平步也初意若得未死且當屏棄書冊虛心待盡今又覺不能頓爾捐去亦苦頭緒太多不是老年活計徐當以漸節減也益公

清健可喜近答其書論范文正公墓碑事以病草草今始能究其說然自覺語言有過當處不知能不相恠否也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辦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喻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纒有毛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爲軒輊耶疾少間亦可漸理舊聞向前進步否博文約禮不可偏廢雖孔子之教顏氏之學不過是此二事更惟勉旃乃所深望也

答劉季章

熹今年一病狼狽入夏方粗可支吾但衰憊殊甚講貫之樂只一二朋友在此訓導諸孫時時整頓得舊書訓詁間有差誤而已禮書四散未得會聚參校其它亦更有合料理文字覺得精力不逮皆不復敢萌意矣賢者作何功夫因書幸及一二

答劉季章

禮書此數日來方得下手已整頓得十餘篇但無人抄寫爲撓蓋可借人處皆畏僞學之汚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遠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寫但資用不饒無以奉此費耳

答劉季章

益公處所懇是先人墓碑幸垂念但行狀它人未見之更告爲言及得不示外人爲幸也又前書求精舍大字及呈一二文字語次幸并扣之大字願早拜賜鄙文幸痛掙擊

也

答許景陽

一別十年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唯聖人爲能全之以致其用衆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嘗謂夫子此機如决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喻則夫子方是教它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虛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與陳伯堅

沙縣寄到新刻責沈文字畫精神非桂本之比此書流傳足使世之聾盲者有所警覺稍知觸淨非小補也但恐本本或不耐久耳瓊學記文鄙拙不足有所發明亦緣韓兄將滿方遣人來恐其代去匆匆草成不能滿意耳垂諭舊書云深愧率爾當時之言蓋亦有爲而發以今觀之學者但當深窮聖經使其反之於心而安考之於經而合驗之於外而可行即彼之妄言一覽便破矣若未到此遽欲窮之恐如河南夫子所謂未必能窮而已化爲釋氏矣愚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胡季隨近到此數日明敏有志甚可喜也

答胡季履大壯

朱子

卷之三

三

陸馮維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歎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患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驚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季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當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却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於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胡季隨大時

易傳平淡績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昨見文叔處所錄近文恐看得文字未子細無意味也不必遠求但看知言是下多少工夫不如此散漫泛說無歸宿也龜山易舊亦有寫本此便不甚的未暇檢尋奉寄不知詹文所舉不同者何事因風詳論此等處正好商榷也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功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

答胡季隨

熹杜門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  
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也易  
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  
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  
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  
却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爲  
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  
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  
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  
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  
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  
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鄙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却是

三四十身所親歷今日粗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  
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論不能俟其徹頭  
徹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熹  
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  
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随手又覺病生以此  
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  
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  
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南軒文集方編得  
畧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  
確實痛切今却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  
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  
耳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詩六義本文極明白而自注疏以來汨之如將已理之絲重加棼亂近世諸老先生亦殊不覺不知何故如此中間有答潘恭叔問說此甚詳可更扣之當見曲折蓋不如此即六義之名無所用之當時自不必分別祇益紛拏無補於事也近修詩說別有一段今錄去大槩亦與前說相似恐或可參照耳學問大頭緒固要商量而似此技節合理會者亦不爲少未得面論徒增耿耿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熹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槩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爲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惜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如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

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最是緊切充不可不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如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更說不行前後只是麤繚繚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熟未易言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間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熹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

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精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功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矜已之獨能知此而以它人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已亦其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凡講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間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鬪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壽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



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  
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聞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  
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詳評之也

答胡季隨

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  
所以存天理也憤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  
後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  
對未發而言故不知經意與日用之工是如此否友恭  
叔

此說甚善

惟能加涵養之功則自然有省察之實周椿

此說好然說未透

戒懼乃所以慎獨也涵養省察之際皆所當然未發之  
前不容著力只當下涵養工夫來教得之省察於已發  
之時此句之病恭叔已言之矣正所以存天理遏人欲  
也恐不可分一之

作兩事說則不害於相通作一事說則重複矣不可分中  
却要見得不可不分處若是全不可分中庸何故重複說  
作兩節

已發之後立語自覺未穩今欲改作欲發之時然欲發  
即不屬靜不屬動又欲改作已發之初友恭

作欲發是但亦不是欲發時節別換一心來省察他只是  
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

戒謹恐懼慎獨統而言之雖只是道都是涵養工夫分

而言之則各有所指獨云者它人不知已所獨知之時  
正友恭所謂已發之初者不睹不聞即是未發之前未  
發之前無一毫私意之雜此處無走作只是存天理而  
已未說到過人欲處已發之初天理人欲由是而分此  
處不放過即是過人欲天理之存有不待言者如此分  
說自見端的

此說分得好然又須見不可分處如兵家攻守相似各是  
一事而實相爲用也

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繞發處便  
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此數句是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若就聖人言之聖人能致中和

則天高地下萬物莫不得其所如風雨不時山夷谷堙  
皆天地不位萌者折胎者闕皆萬物不育就吾身言之  
若能於致字用工則俯仰無愧一身之間自然和暢矣  
此說甚實

極其中則大經正大本立而上下位矣極其和則事事  
物物各得其宜而萬物育矣一之

此只說得前一截若聖人不得位便只得如此其理亦無  
虧欠但事上有不足爾

如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叔恭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  
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  
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

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省察於欲發之時平日工夫不至而欲臨時下手不亦晚乎大時

若如此說則是臨時都不照管不知平日又如何做工夫也

竊謂操存涵養乃修身之根本學者操存涵養便是未發之前工夫在其中矣凡省察於已發正所以求不失其操存涵養者也學者於是二者不可缺一然操存涵

養乃其本也諸友互相點檢多得之然却不曾推出所謂根本故論未發之前者竟歸於茫然無著力處或欲推於欲發之初省察則又似略平日之素或兼涵養省察言之者又似鶻突包籠

此一段差勝然亦未有的當見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也定

詳程先生說率性文義恐不如此

未發之時能體所謂中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則發而中節始可言矣而中和未易識也

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發矣此說已差又發而中節方謂之和今日得所謂和然後發而中節亦似顛倒

說了記得龜山似有此意恐亦誤矣中和未易識亦是嚇人此論著實做處不論難識易識也

答胡季隨

所示問答皆極詳矣然似皆未嘗精思實踐而多出於一時率然之言故紛紛繳繞而卒無定說也夫謂未發之前不可著力者本謂不可於此探討尋求也則固無害於涵養之說謂當涵養者本謂無事之時常有存主也則固無害於平日涵養之說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以熹觀之凡此數條本無甚異善學者觀之自有以見其不可偏廢不至如此紛紛競辨也細看其間却有一段

名一之者說得平正的確頗中諸說之病不知曾細考之否

答胡季隨

彼中議論大畧有三種病一是高二是遠三是煩碎以此之故都離却本文說來說去都不記得元是說甚底但能放低著實依本分依次序做工夫久久自當去此病也

答胡季隨

南軒集誤字已為檢勘今却附還其間空字向來固已直書尤延之見之以為無益而賈怨不若刊去今亦不必補後人讀之自當默喻也但序文後段若欲刪去即不成文字兼此書誤本之傳不但書坊而已黃州印本亦多有舊來文字不唯無益而反為累若不如說破將來必起學者之疑故區區特詳言之其意極為懇到不知何所惡而

欲去之耶且世之所貴乎南軒之文者以其發明義理之精而非以其文詞之富也今乃不問其得失是非而唯務多取又欲刪去序文緊初意思竊恐未免乎世俗之見而非南軒所以望乎後學之意試更思之若必欲盡收其文則此序意不相當自不必用須別作一序以破此序之說乃可耳若改而用之非惟熹以爲不然南軒有靈亦必憤歎於泉下也久不聞講論之益深以懷想前日諸賢相繼逝去後來未有接續所望於季隨實不勝其懃懃今觀此事竊疑其用力之不篤也更願勉旃以副所望千萬千萬至扣至扣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欸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頗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熹衰病之餘幸安祠祿誤恩起廢非所克堪已力懇辭未知可得與否自度尪殘決是不堪繁劇又况蹤跡孤危恐亦無以行其職業後日別致紛紛又如衡陽轉動不得出門一步更須審處也但今年病軀衰瘁殊甚秋中又有哭

女之悲轉覺不可支吾矣目昏不能多看文字閑中却覺  
看得道理分明向來諸書隨時修改似亦有長進處恨相  
去遠不得朝夕討論也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畧  
向亦以一本浼叔綱計必見之今乃聞其有亡奴之厄計  
此必亦已失去矣別往一本弁南軒集幸收之也所喻克  
已之學此意甚佳但云藉此排之似是未得用工要領處  
近讀知言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  
求則此心不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已復  
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已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性其情乃王輔嗣語而伊洛用之亦曰以性之理節其情  
而不一之於流動之域耳以意逆志而不以詞害焉似亦  
無甚害也不遷怒當如二先生說無可疑者不貳過亦唯

程張得之而橫渠所謂歎於已者不使萌於再語尤精約  
也宋潛所委記文屢欲爲之而夏秋以來一向爲女子病  
勢驚人不得措詞兼觀其所喻爲教者不過舉子事業亦  
有難措詞者故因循至此今病方小愈未堪思慮勢當小  
須後也因邵武便草草布此復託象之致之日昏未能他  
及惟以時進德自愛爲禱大抵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  
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  
可不察也

答胡季隨

閑中時有朋友遠來講學其間亦有一二可告語者此道  
之傳庶幾未至斷絕獨恨相望之遠不得聚首盡情極論  
以求真是之歸尚此恨恨耳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

徒亦有來此者折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已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倣以爲眼目者不知所論者云何復良之說則程子已盡之不知別有何疑因書須詳及之乃可下語也

答胡季隨

前書諸喻讀之惘然季隨學有家傳又從南軒之久何故於此等處尚更有疑向見意思大段寬緩而讀書不務精熟常疑久遠無入頭處必爲浮說所動今乃果然良復之義正當思惟方見親切別紙諸疑正當解釋方得分明今乃曰才涉思惟便不親切又云非不能以意解釋但不欲杜撰耳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夫子言學而不思則罔

中庸說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聖賢遺訓明白如此豈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說耶來書譏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荆門皇極說曾見之否試更熟讀洪範此一條詳解釋其文義看是如此否君舉奏對上問以讀書之法不知其對云何也

答胡季隨

快字  
恐誤

學者問曰延平先生語錄有曰大抵學者多爲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效若欲進步須打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其泥滓漸漸消去又云靜坐時收拾將來看

是如何便如此就偏處著理會又云學者未祛處只求諸心思索有空礙處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又引上蔡語云凡事必有根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又云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觀此數說真得聖賢用工緊要處但其間有一段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然充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竊恐所謂灑然冰釋凍解處必於理皆透徹而所知極其精妙方能爾也學者既未能爾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以俟其自得如能顯然免

於充悔其工力亦可造矣若直以爲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時荅曰所謂灑然冰釋凍解只是通透灑落之意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則讀書爲學皆通透灑落而道理易進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顯然悔尤則途之人亦能之誠不足爲學者道也且其能苟免顯然悔尤則胸中之所潛藏隱伏者固不爲少而亦不足以言學矣

此一條嘗以示諸朋友有輔漢卿者下語云灑然冰釋凍解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過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



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說甚善大抵此箇地位  
乃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  
不是一旦牽彊著力做得今湖南學者所云不可以急迫  
求之只得且持守優柔厭厭而俟其自得未爲不是但欠  
窮理一節工夫耳答者乃云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  
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樣殊不知通透灑落如何  
令得纔有一毫令之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長欺已欺  
人求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  
臺頂大做根腳方得恐大其心會時却無收斂績密底  
意思則如何大時答曰心目不可不開闊工夫不可不  
績密

答語無病然不知如何地得開闊

學者問曰遺書曰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竊謂  
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  
過於矜持亦不妨也大時答曰頃年劉仲本亦曾舉此  
條以爲問蓋嘗答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藥矜持是病之  
旁證藥力既到病勢既退則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  
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  
其所因蓋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  
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學者問曰遺書曰有諸中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直內  
則外必方至論釋氏之學則謂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似以敬義內外爲兩事矣竊謂  
釋氏之學亦未有能敬以直內若有此則吾儒之所謂  
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大時答曰前一段其意之  
所重在有諸中必形諸外上後一段其意之所重在義  
以方外上且謂其敬以直內上則有之味有之二字則  
非遽許之以爲與吾儒之學所謂敬者便可同日而語  
矣

遺書說釋氏有直內無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記恐有差誤  
東見錄中別有一段說既無方外則其直內者豈有是也  
語意始圓可細考之未可如此逞快率然批判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釋氏無實譬  
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又却有曰釋氏只

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竊謂既無實惟見一偏則其學  
皆憑虛鑿空無依據矣安可謂其到止處而責之以有  
用有禮義乎大時答曰釋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學  
之所謂止而論之也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此  
止字就其學之所謂止而論之也

答語甚善

論程子說釋氏不知止是以吾學所謂止者而  
言又云釋氏到止處是以彼所謂止者而言

學者問曰遺書曰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  
識心見性是已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竊謂此一  
段事釋氏固無之然所謂識心見性恐亦與孟子盡心  
知性不同盡心者物格知至積習貫通盡得此生無  
窮之體故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釋氏不立文  
字一超直入恐未能盡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時答

曰釋氏云識心見性與孟子之盡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謂識心見性之云蓋亦就其學而言之爾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學與釋氏不同也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學者問曰遺書曰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竊謂執經而問雖止於廣聞見而已須精深究此而後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於說空說悟之弊矣大時荅曰所謂學者所貴聞道若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蓋爲尋行數墨而無所發明者設而來喻之云謂必須深究乎此然後可以聞道則亦俱墮於一偏矣

執經而問者知爲已則所以聞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則雖六經皆通亦但爲廣聞見而已問者似有此意然見得未分明故說不出荅者之云却似無干涉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嚮竊謂學者必須先審其趨嚮而後根本可培壅不然恐無入頭處大時荅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後審其趨嚮猶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後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後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答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畧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答者却答不著學者問曰遺書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學者能日用間常切操存則可漸無此患矣大時答曰其中充實則其外無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語分明不須注解只要時時將來提撕便喚得主人公常在常覺也

學者曰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五峯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向來朋友中有疑此說謂靜必有動然其動未有不感於物所謂性之欲者恐指已發而不可無者爲言若以爲人欲則性中無此五峯乃專以感物而動爲言昧天性而歸於凡愚何也大時答曰按本語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語而言乃以感物而動爲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學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猶有未安

者感物而動爾樂記曰止云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初未嘗有聖人君子凡愚之分通與節之說今五峯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得也更望垂誨大特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

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箇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先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此兩條問者知其可疑不易見得如此但見得未明不能  
 發之於言耳答者乃是不得其說而彊言之故其言粗橫  
 而無理想見於心亦必有自矜不過處只得如此撐拄將  
 去也五峯云昧天性感物而動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  
以反其語而動為昧天性感物而動故問者云五峯乃專以感  
聖愚之別與五峯語意不同而答者但云觀其下文明白無  
如此則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  
易者為如何又謂樂記兩句亦有何好而不言其所以不可  
好之故及引程子四條則又與問者所疑了無干涉但欲  
以虛眩恐喝而下之安得不謂之龐橫無理而撐拄  
乎今且無論其他但以胡氏之書言之則春秋傳義  
草明有聖人之感物而動之語頃時與廣仲書常論之  
矣不知今當以文定為是乎五峯為是乎要之此等處在  
季隨誠有難言者與其曲為辨說而益顯其誤不若付其  
是非於公論而我 須知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眾人  
 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  
 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文義之失猶是小

病却是自欺彊說乃心腹膏肓之疾他人鍼藥所不能及  
 須是早自覺悟醫治不可因循揜諱而忌扁鵲之言也

荅胡季隨

所喻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  
 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喻其言欲以灑落為始學之  
 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  
 則又折為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  
 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  
 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為之說也大率講論文字須且  
 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  
 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  
 有歸著矣是乃徒為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為講學

哉故熹不敢復爲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  
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灑落  
者此尤切至之論蓋纔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灑落者  
乃是踈畧放肆之異名耳疊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肯  
實灑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  
之路昏又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  
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又遠須自有  
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  
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  
以自考其所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  
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  
之嘗言也願曾以上都無此等語子思孟子樂記知言之  
以下乃願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

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  
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汚著衣  
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於此  
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  
語者幸早報及也

荅胡季隨

熹憂患侵凌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磨以求理  
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而離羣索  
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  
可期此可爲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置議論於  
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  
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

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弁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  
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曷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  
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  
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  
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荅沈有開

垂諭所以爲學之意與其所聞於師友間者甚悉既荷不  
鄙又幸其警益之深也嘗竊妄謂聖賢教人下學上達循  
循有序故從事其間者博而有要約而不孤無妄意凌躡  
之弊今之言學者類多反此故其高者淪於空如卑者溺  
於見聞俵俵然未知其將安所歸宿也竊窺賢者之所志  
與其所聞計其同異之間其必有所處矣恨未得相與往

還上下其說以卒究其所窮也因來更望時有以警省之  
實孤陋之深望至於慨念吾黨之凋零而欲以進爲撫世  
爲不肖者之責此則賢者之失言而非區區之所敢承也

荅高應朝

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  
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  
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  
家常茶飯做箇恠異竒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  
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  
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只如三段所  
舉諸書大指雖同然恐亦須更令子細看得逐段各有下  
落方能浹洽通貫有得力處若只如此籠侗看了便休却



恐只是粗謾政使便做得成亦是捺生做熟又遠畢竟無意味也

答石天民

平生爲學見得孟子論狂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恠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熹竊以爲今日之病唯此爲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爲吾患也

答沈叔晦

衰病如昨無足言者二圖之妄深荷留念言多枝葉而不既其實尤佩警切之戒但區區平日躬所不逮之言與此殊不相似識者當自無疑惟是尋常實有似是而非之論不幸爲人傳出異日或能亂道誤人爲可懼耳麻沙所刻呂兄文字真僞相半書坊嗜利非閑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語但能爲之太息而已若大事記則雖非全書而實有益於學者有補於世教區區流傳之意本不爲伯恭計况門外之紛紛者乎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

愈也况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狂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答沈叔晦

示喻兩塗之疑足見省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惟媮惰何以及此况又未得面承事理之間亦有難喻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顧以不鄙見屬之厚竊以所喻思之恐所謂聞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爾區區更願審扣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便自可以見貞是之所存向後用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

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衆甚衆

與沈叔晦

熹衰病之餘扶曳至此少時爲吏於此接壤頗聞其民俗利病謂或可以少效區區既至乃殊無下手處頃來豐丈過此亦以一二事爲寄亦其俗之所甚病今亦未有以報

朝廷向來蠲減僅有其名而今乃欲責其實且許郡守自  
列因得條上一二未知得見從否亦知今日上下艱窘不  
敢究言然度已是難施行矣欲行經界半年議尚未定若  
得遂行却須揀得分數然病久證壞要非一藥所能支也  
奈何奈何因便附此問訊有以見教願悉聞之正遠唯冀  
以時加衛以慰吾黨之望不宣

答沈叔晦

克已復禮前說已得之却是看得不子細誤吞了今承再  
喻愈詳密無疑矣

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虚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雜  
它說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  
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觀看則下梢只得周

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  
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  
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  
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  
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  
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尋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  
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爲但只  
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爲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  
卦之外也

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是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  
功之效如此有得文義方通來喻糾紛殊不可曉也

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  
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智自是智仁自是仁孔  
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  
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為未到此  
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若謂未知者  
彼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  
所為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三

考異

答劉季章未盡善也

云

必有未盡善之處矣

此後若

曰聖人垂象終是微有不同則當別論儻樂以觀之  
則似太重矣如何

令尹子文之忠

云

亦有不盡之意矣

此後竊詳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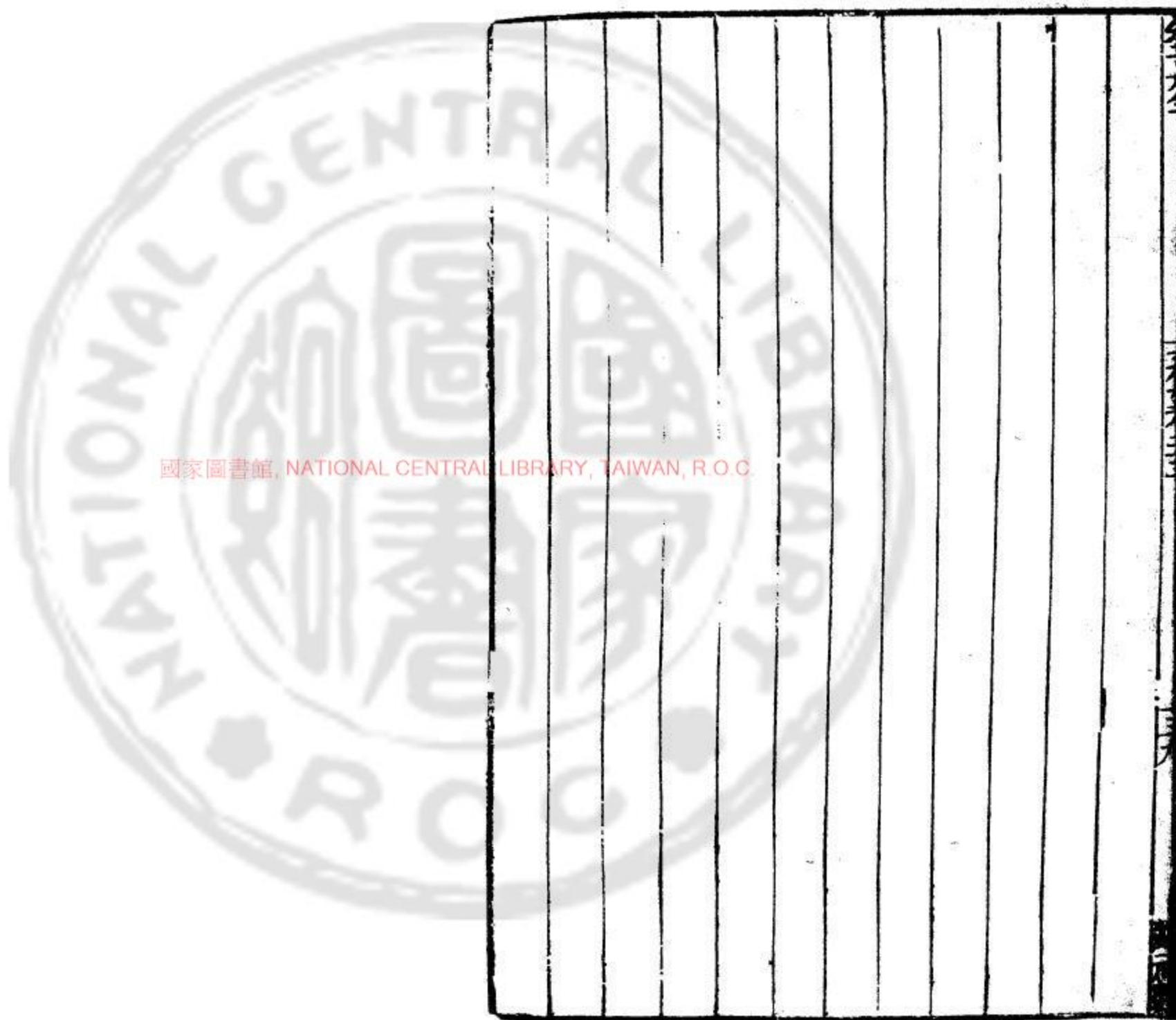
之意似不如此恐是看得仁字與忠清事俱重不曾  
分別求之遂至疑於太過如何

膚受之愬不行焉

云

亦未遽至此

未字一作不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五十四

書

問答一本作知舊門人問答

答孫季和應時

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能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它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併詳之隳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嘗有欲爲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却似未爲不幸况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

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  
理會讀書脩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  
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夫無人處私語密  
傳以爲竒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  
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中庸章句太極解義方是略說大槩若論裏面道理精微  
曲折知它是更有何窮何盡未須便慮說得太詳且當以  
玩味未熟分畫未明爲憂蓋自頃年妄作此書至今未見  
有人真實下功理會到究竟處也大事記數條其間誠有  
可疑者如韓信事向來伯恭面論蓋嘗曰其不反不知後  
來看得如何須是別看出情節來不然不應如此失入也  
此可更問子約看如何然渠此書却實自成一家之言亦

不爲無益於世鄙意所疑却恐其間注脚有太纖巧處如  
論張湯公孫洪之姦步步掇拾氣象不好却似與渠輩以  
私智角勝負非聖賢垂世立教之法也諸詩語意清遠讀  
之令人想見湖山之勝但亦不無前幅所論兩字之病謂  
輕弱耳子陵仲弓二絕則甚佳嘗觀荀淑能譏刺梁氏而  
爽已不敢忤董卓至或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人家父  
祖壁立千仞子孫猶自倒東來西况太立制行如此其末  
流之弊爲賊佐命亦何足恠哉

太極之說與繫辭詳略不同乃是互相發明以盡精微之  
蘊最爲有功若只依本分模榻則亦何用增此贅語而學  
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許多曲折耶大抵近日議論喜合  
惡離樂含胡而畏剖析所以凡事都不曾理會到底此一

世之通患也

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脉精密貫通儘須玩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旣云以其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明道伊川論性疎密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二祖也

封建之論甚佳范公之說大抵切於時務近而易行但於制度規模久遠意思大段欠闕如論租庸兩稅等處亦甚踈略也封建一事向見胡丈明仲所論大抵與來喻相似不知曾見之否要之此論須以聖人不以天下爲一家之

私作主意而兼論六國形勢以見其利害未嘗不隨義理之是非則可耳以上諸說有未安處却幸反復

答孫季和

縣事想日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恠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寧海僧極令人念之亦可屬之端叔兄弟否若救得此人出彼陷窞足使聞者悚動所係實不輕也所疑三條皆恐未然試深味之當自見得古今書文雜見先秦古記各有證驗豈容廢縱不能無可疑處只當玩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耳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



渠識得文字體制意度耳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所得無幾而費力不少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助也孔氏書序與孔叢子文中子大略相似所書孔臧不爲宰相而禮賜如三公等事皆無其實而通鑑亦誤信之則考之不精甚矣

答石應之

所示文字深切詳審說盡事情想當時面陳又不止此而未足以少回天意此亦時運所繫非人力所能與也更願益加涵養講學之功而安以俟之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安知其不愈鈍而後利耶熹衰朽甚春間一病狼狽公謹見之繼此將理一兩月方猶能自支然竟不能復舊幸且復得祠祿休養而幼累疾病相仍殊無好況心昏目倦不能觀書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間亦細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而近時所謂喁喁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無由面論臨風耿耿公謹想已到彼矣渠趣向意味朋友間少得但意緒頗多支離更與鑄切令稍直截當益長進耳

答石應之

聞新阡尚未得卜想今已有定鄉見說大門上世宅兆之勝今日求之未易可得蓋地有盡而求者無已若欲立定等則必求如此之地而後用之則恐無時而已耳熹衰病日益沈痼數日來又加寒熱之證愈覺不可支吾相見無期亦勢應爾不足深念猶恨黨錮之禍四海橫流而賢者從容其間獨未有以自明者此則拙者他日視而不瞑之

深憂也富貴易得名節難保此雖淺近之言然亦豈可忽哉便中寓此以代面訣

答諸葛誠之

示喻競辯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着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爲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爲如何耳

答諸葛誠之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也如何如何所云麤心害道自知名審深所歎服然不知此心何故麤了恐不可不究其所自來也

答項平父

安世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  
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  
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  
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  
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  
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  
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  
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攫拏  
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  
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  
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  
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

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沉  
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  
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 答項平父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  
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  
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  
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  
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  
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 答項平父

官期遽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罵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為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為要耳天民聞又領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虚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跡令人太息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 答項平父

所論讀書次第甚善但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者又以内省為隘狹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若謂堯舜以來所謂兢兢業業便只是讀書程課竊恐有一向外馳之病也如此用力略無虛閒意思省察工夫血氣何由可平忿欲何由可弭耶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 答項平父

錄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觀其言語動作略無毫髮是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近世為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

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  
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  
意誠盡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  
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  
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  
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  
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  
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  
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  
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  
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道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  
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  
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  
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  
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  
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爲定耳  
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  
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  
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  
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  
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  
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謾徃其言雖淺然路脉不差節序明  
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襲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爲外則其不動心也直疆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

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喻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爲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爲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

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爲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縝密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 答項平父

所喻已悉以平父之明敏於此自不應有疑所以未免紛紜却是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復玩味只略見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爲人所惑虛度光陰也孟子之意須從上文看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爲對龍衣字與生字爲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非謂義不是外襲也今人讀書不子細將聖賢言語都錯看了又復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罅衆生恐其罪不止如范甯之議王弼而已也

### 答項平父

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然不能飲食其勢亦難扶理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者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但相見無期不得面講使平父尚不能無疑於當世諸儒之論此爲恨恨耳

### 答陳抑之謙

熹從士友間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爲日久矣衰病屏伏

無從際會每以為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况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諫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顧陳義高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沮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竒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变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為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彊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竄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藏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俞壽翁

太極之書度所見不同論未易合故久不報又思理之所在終不可以不辨近方以書復之其說甚詳未知彼復以爲如何也極不訓中此義甚的然自先儒失之久矣未必今人之失也德功渾象之說誠如所喻此公好學而病多蓋不專在言語文字之間也來喻有志未免有見未徹此見賢者自知之明見子靜曾扣之否愚意則以爲且當損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



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自幾道來聞欲相訪日佇來音比歸不至深以惆然後得呂子約書乃知已嘗經婺女竟爾相失尤以爲恨歸來乃領何來三月所惠書雖已遠猶足慰意也比日秋冷遠惟德履佳勝熹一出狼狽不可言幾道必已詳言之矣歸來已決杜門之計讀書益有味但祠請專人愆期未返未知此事定復何如度亦不出三五日當見果決也甚久欲一見賢者今既不遂因畫日有以見告者切幸不外啓蒙小學二書偶未有本後便續寄去中庸等書未敢刻聞有盜印

者方此追究未定甚以爲撓也因便布此未能盡所欲言正遠珍重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遣歸之今旣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喻納之於壙則今已葬且此間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慮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爲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唯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爲善而家間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爲悲慟變食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

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為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被告乃知向來體中嘗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駕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衰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恨恨不能為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抄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覲禮以後黃婿携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藁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

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遂達几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聞見單淺今又衰惰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誨諭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為慰信後清和恭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熹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聞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顧見屬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訟此堙鬱更祈玆衛副此真禱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罷斥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為幸甚矣比來衰悴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盲殊費醫治良以為撓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恠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春秋例辭意亦欲如此正如來也所云

熹自盲不能親書所喻編禮如此固佳然却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百里外恐此事不能成為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為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葉公謹改姓字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脉中庸謹思之戒蓋為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闊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体二字太露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

之非禮此說却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盪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彥章書來云欲見訪却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已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周叔謹

喪禮前書已報大槩適再考儀禮經五服皆有之一在首

一在要大小有差斬衰條下傳中已言之故不復言耳要經之下又有帶斬衰絞帶齊衰布帶是也蓋經帶以象吉服之大帶此帶則象吉服之革帶屈其一端立貫之還以插於要間非齊衰則止用布帶而無要經也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辟領儀禮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濶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與來書所言不同不知何故詳此辟領是有辟積之義雖廣四寸須用布濶四寸長八寸者指其兩頭令就中相接即方四寸而綴定上邊於領之旁以所摺向裏平面向外如今裙之有摺即所謂辟積也溫公

所謂裳每幅作三幅者是也如此即是一旁用八寸兩旁共尺六寸矣管履疏履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卒伍所著者

答周叔謹

示喻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曾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往時但所引喜說亦有誤字處恐又錯認了更畧契勘爲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王季和

別幅之喻其悉至意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

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鄉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整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菴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為書因見幸畧道意

答傅子淵夢泉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計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充不能為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

愴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間尚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  
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  
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壹取決於臆氣象言語只似  
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荊州所謂  
有拈槌豎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  
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  
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傅子淵

示喻戰栗之義反復思之終未能曉豈以宰我如此注解  
便涉支離不能簡易故耶熹看此章只是宰我錯解了故  
聖人深責之不謂其纔下注解便成支離如來喻之云也  
細詳來喻是意外生說附會穿鑿有不勝其支離者舉此  
一端恐區區所見與賢者不同不但此一事也示及得朋  
進學之盛深慰鄙懷然二包定夫書來皆躡等好高之論  
殊不可曉顯道本領只是舊聞正苦其未能猛舍不謂已  
見絕於旦評也

答傅子淵

示喻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  
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  
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  
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挾一偏之弊則於成已成物之  
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喻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

密察處稍加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熙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喻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捐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向掠虛則又只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却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大相反也已喻其就彼商量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陳正己剛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其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義乃聞遽遭閔凶深為傷悼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脩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審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

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冲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



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為無然未嘗以為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為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晨起問人寒暖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牖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况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間一種便儂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尚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訕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却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為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詆之今日病痛正為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若處置匈奴一節便使從來才智之士如婁敬

答陳正己

賈誼亦未免此來論於此予奮之間不能無高下其手豈立意之偏而不自覺歟近來浙中恠論蠶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為如何也

示喻縷縷皆聖賢大業真何足以知之然亦未得一觀即為朋友傳玩遂失所在今不復能盡記但覺所論不免將內外本末作兩段事而其輕重緩急又有顛倒外逆之病究觀底裏恐只是後世一種智力功名之心雖強以聖賢經世之說文之而規模氣象與其所謂存神過化上下同流者大不侔矣若戊子年間所見果與聖賢不異即其所發不應如此以故鄙意於此尤有不能無疑者未得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朱子繹

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爲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著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棄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畧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

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貞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間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輟用工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令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即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所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孟子程子所以

爲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欲回頭而尚爲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慰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喻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羞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厭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實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

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仄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者則豈非膏肓深錮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即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喻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墮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飾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耻自同於飾問遂飲默以自愚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

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妨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今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偉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路德章

示喻縷縷備悉然其大槩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惑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脩也吾人爲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臨安不遠豈不能一爲參選計而長此羈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只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爲是也大抵是日前爲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它人尤更重害此又安稟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諭每謂熹有相棄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

相告正爲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如此怛怛愈增賢者忿懟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  
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  
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  
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付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  
許多忿憾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  
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  
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  
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  
不應不聞如何全一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宦游得此亦  
正自不惡也示喻爲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  
亦須隨章逐句仔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  
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問以來書  
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便懷不  
平之意必求伸已而屈人也踏雪之遊果能踐約幸甚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  
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  
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  
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  
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熹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

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旣排闢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熹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却眼前諸人即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郭希呂

津

示喻銘叙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自爲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爲即已爲之何至今日更煩再喻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憊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叙旣已作銘若有餘力何

惜於叙而費許多詞說分踈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爲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爲則熹已任其重者矣渠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熹自爲之而故爲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言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郭希呂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於已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墓銘之額更著宋字亦佳伯謨必已報去矣大抵石

長即以十字爲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爲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 答郭希呂

示喻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唯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躐等言之則鄙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爲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置之度外而姑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熹竊願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閨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爲一大事不可幾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間乃欲別求一術以爲家庭雍睦億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慾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 答郭希呂

來喻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爲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爲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爲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爲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

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爲自棄而猶可  
諉曰近本若遂以爲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  
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曷爲而苦心竭力以  
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雖曰不厚於  
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  
隨力爲之却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  
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  
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得功夫即氣象自當深  
厚宏濶矣太極西銘通書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  
理之一端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  
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郭希呂

示喻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  
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別紙所  
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者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  
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  
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  
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  
也

答時子雲

來喻蒲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  
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  
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反省  
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



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譬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毛舜卿

示喻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王伯豐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伍非直爲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賈以類相準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互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家之日月五星章部紀元是皆各爲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者也綜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

錯綜又各自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主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脩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右•勒•泄  
左••今於圖中如此添脩當已明白矣

答楊深父

示喻自患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間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楊深父

所喻諸疑固嘗面論若未能判然莫若條陳所疑章解而  
句辨之當有所決不可只如此泛論也略卷如其章某說  
取過處未安太甚三說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  
亦然乃見所疑之實為歲此何所疑若如來意則道外有物而刑政專出於蚩  
尤申商矣此類更宜寬著心胷子細推驗不可只將尋常  
小小意見窺測也觀橫渠先生論周禮天官處亦可見矣

答汪子卿

一別累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  
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  
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暖不常不審  
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熹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  
今亦是老境平生為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有得力處三復

來誨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  
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  
仁甚悉而所論反復亦不為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  
味與其所以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  
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為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  
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已吾恐所謂不違不害者之茫然如  
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  
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  
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  
也昔子貢無諂無驕之問蓋自以為至而夫子以為未若  
樂與好禮何哉無諂無驕則尚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  
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嘗有所用

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遏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爲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詣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姑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爲仁者及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違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師淵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違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辯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畧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道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

裏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筭而已唯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其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江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能爲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昔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畧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爲如何也

答劉仲則原

示喻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間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爲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於聖人也試以治民理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妄也大學章句一通謾奉致思之地大抵讀書唯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爲可得之如百牢九鼎

朱子大全 文集卷三十四  
非可以一蹴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爲學功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爲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爲重輕非是以小善爲不足爲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爲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

南強

陸伏山間聽於道塗與凡士友之言具知政績之美竊謂今之爲吏者揀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如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旣大則其聲愈聞將不可揜政不必有意於其間也

答楊簡卿迪

久不聞問辱書審聞新正以來侍奉吉慶爲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爲喜但所諭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遽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隘也平生不敢爲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宛轉爲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及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爲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井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江夢良史

示喻學校曲折具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爲目前苟簡之計也

答吳宜之南

所論爲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然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生情態度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唯所說之病不會去而省已粗疎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爲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恕議論讀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抹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爲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它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爲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服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熱切已處做功夫他

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况欲投獻求知於人此驚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身分上事為佳

###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已為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喜身在閑遠豈能為人宛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為圖得矣兼平生為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 答吳宜之

所喻易說誠是太畧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撥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之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

### 答徐斯遠

文卿

文叔作縣不作著實工夫狼狽至如此如何著力辟置之說臨難苟免尤為非義如何可萌此意况未有可求處耶子耕得近信否所苦如何想已向安如今後生遲鈍者不濟事其開爽者又多驚於文采子耕近來覺向裏甚可喜也

### 答徐斯遠

彥章守舊說甚固乃是護惜已見不肯自將來下毒手彈



駁如人收得假金不敢試將火煨如此如何得長進僧家有琉璃瓶子禪之說正謂此耳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撓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槩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据依以造實地不但爲騷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却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爲佳耳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靠裏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趙昌甫 蕃

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已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山以蓋絕無而僅有之爲可貴也

答徐立身章

承喻諄複益見精詣鄙意竊謂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醲郁之味尤非小失願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折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爲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前日見論語說中破伊川先

生孝悌爲仁之本之說此正是於情性之際未能分別恐當更加玩味未可率然立論輕詆前賢也致中和一節亦告深思毋以先入之說爲主幸甚幸甚

### 答徐彥章

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更望虚心平氣徐以思之久必有合矣若固執舊聞舉一廢百懼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 答徐彥章

熹前日拜狀而還信已行遂不得附深負不敏之愧兩日偶看經說有疑義數條別紙奉扣并前書送令即處尋便附致幸及復之使得以致思爲望說中中和動靜尤是大

義此處一差非唯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

### 答徐彥章 論經說所疑

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彖曰反復其道當連下句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作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迴之論

天地之心與赤子之心恐更有商量

程子與呂與叔問答可見請試詳之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然則爲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契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今日不拘乎一則以二者各爲一義矣恐未安也

然必有事焉此句未曉時習謹獨即所謂有事今乃中間下一然字則似以事字爲工夫之條目矣恐或未然孟子說中已別論矣

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聖人之心當發而發不待著力而自無過與不及之差非謂不待著力而常不發也誠由動言亦未安謂未動之時未嘗有誠可乎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又曰和者中之異名若就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

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七世之廟萬夫之長說皆未安

已發處言之則可蓋所謂時中也若就未發處言之則中只是未有偏倚之意亦與和字地位不同矣未發只是未應物時雖市井販夫厮役賤隸亦不無此等時節如何諱得方此之時固未有物欲泥沙之汨然發而中節則雖應於物亦未嘗有所汨宜是發不中節方有所汨若謂未汨時全是未發已汨後便是已發即喜怒哀樂之發亦無中節之時矣恐不然也於本有操持涵養之功便是靜中工夫所謂靜必有事者固未嘗有所動也但當動不動動必中節非如釋氏之務於常寂耳

尊德性以下皆至德之方語似未瑩大抵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其人則至德之人也此五句皆所以修至德而凝至道也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下句放此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非止為知禮也中庸二字各有所主以為異名亦未安也

明道中庸說問之前輩乃呂與叔後來傳者之誤也

天地之大以下所說與上文不連貫察著也謂與察於人倫之察同亦未安

鳶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絮矩

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明則動動以下當從程子說皆以他人而言孟子在下位一章全用中庸語其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即謂此也

大哉聖人之道以下至其此之謂歟別是一章知化育不必言如乾知太始之知

反古之道以下文考之非不師古之謂也三重當從呂氏說下焉者若謂衰周以下恐當善字不得湏別有說矣孟子之不動心豈從程子能無畏難而動其心乎之說則一章之指首尾實遠矣五非疑孟子以得位為樂而動其心故孟子所答之意亦不為此詳味可見矣

輩敵慮勝是孟施舍譏他人不能無懼之言

縮直也儀禮禮記多有此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必有事焉如言有事于上帝有事於顯史之類非是用力之地乃言湏當用力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與春秋傳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同古注以望字釋之是也忘者失其所有事助長者望之不至而作為奮迅以增益之也告子論性五說是同是別生之謂性其義如何七月一詩而備三體乃鄭氏不達周禮籥章之義而生此鑿說不足據信今考周禮不遺餘力而反信此何耶

關雎之淑女似指嬪御恐非詩意

中即和也和即中也此語已辨於前恐更湏子細不可如此草畧說過分體用者未必誤學者却恐為此說者能自

誤耳

皇極立之於此四方之所取正此說甚善但不知所謂絜矩者其義云何據此皇極與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一節之意似不同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易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包定之

中庸實未易讀更宜虚心玩味久當自得大抵其說雖無所不包然其用力之端只在明善謹獨所謂明善又不過思慮應接之間辨其孰為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若於此草草放過則亦無所用其存養之力矣若更如此用力必自見得其他文義意指有合商量處便中却可垂喻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四終

朱文公文集第五十四卷後

考異

答項平父又復將此草本復一作便濶中八寸也也一字

答傅子淵前日之論前日一作日前

答希呂性命計耳命下有一之字

答徐斯遠却全未有所安却一作都

答徐彥章操持涵養一作涵養操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潘謙之 柄

所喻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  
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  
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  
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此處分別只在毫  
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  
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  
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  
佳

答潘謙之



所示問目如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須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係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占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闕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近日別看甚文字有疑幸語及也

答潘謙之

孟子首數篇與齊梁君語大抵皆為國治民之事特患學者不能用之耳即義利之對而定所趨充易牛之心以廣其善端閨門之內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溫飽均其勞佚而無尊賤之僻焉亦與民同樂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論孟子書首若能如此推類反求固不害為切已但初學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久自然通貫不須如此費力也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

得之

禹稷顏子時不同而出處不同乃義之宜伯夷伊尹時同而出處異一是則一非一善則一惡孟子何以皆謂之聖人耶

謂伯夷伊尹所爲爲非恐未安

許行欲君民並耕則於人無貴賤之別欲市價不貳則於物無貴賤之差事雖異而意則同孟子因齊王易牛以發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親以箴其兼愛之失皆因其發見處以啓之

得之

伊川云養志莫如敬以直內此是就未發上說孟子所謂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集義所生皆指事而言就

已發上說孟子方辨告子故專救其偏

孟子論養氣只合就已發處說程子說養志自是當就未發處說各是一義自不妨內外之交養不可說孟子爲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爲此言也

恐大人所以爲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論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墊以人之爲士下既不爲農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職故疑其若無所事者孟子言士雖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則有仁義焉

志之說甚善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蓋未見於所行而方見於所存也

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

得之

於不可已而已一節以仁言於所尊者薄一節以義言夫不可已而已當厚而薄則怠惰自私而無力行篤義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發憤勇進者則又失之助長迨夫意氣一衰則私心邪念潰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過也

仁義之說未是進銳退遠之說亦未精切蓋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盡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爲造其理事天爲履其事固善矣然天壽不貳一節又乃承上二節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變游氏之說恐未當

天壽不貳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說得下句太輕耳或問中以楊氏所譏王氏之失爲非是柄竊以高明之與中庸雖非二物然細分之亦不爲無別中庸者理之所當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聖人處已應物固無二道然處已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處已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應物而盡其理之當然者所以爲中庸也知應物所以當然之理則高明也王氏判而爲二固非矣而楊氏又渾然無所區別則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實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盡誠者其意蓋以智爲高明誠爲中庸但明字與

誠字不類而反與上句所謂智者爲一律豈牽於自明而誠之語而誤乎若如其意竊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誠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爲淵深微妙而非局於一事爲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爲中庸惟誠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爲出於人力之所勉強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爲高明此則王氏受病之處

高明是說中心所存不爲物欲之所累處非指理而言也首章明道第四說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爲氣稟之性若以爲氣稟之性則固有善惡矣不得專謂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觀之則又似以氣稟本善發而後有善惡也使

氣稟皆善則所發之惡何自來哉

孟子所言不是氣稟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只說箇善字所謂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者正謂此也橫渠冰水凝釋之喻似亦無害但以受光照納爲言則幾於釋氏所謂一靈真性者矣其所謂未嘗無者豈以其之中實無一物之不具耶此則心之知覺而非性之實跡也

既如此說即是有害矣

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騖高遠而厭卑近也

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

耻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盜蕪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爲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者柄竊以爲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無憂所遭之至幸也至幸與至不

幸皆不可以爲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無此意

章句中以學知利行爲仁困知勉行爲勇竊恐未盡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爲言知仁勇皆謂之達德則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專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觀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總言達道達德之在人其氣質雖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則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達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當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處且虚心看到並行不悖處乃佳

之故臨事則不眩也柄竊觀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爲不使之役後於細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於細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於大體也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觀之論語以學不厭爲智誨不倦爲仁又與此相反且學不厭與成己雖皆在己之事然一則學以明其理一則實體是理於吾身一知一仁猶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與於知而歸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夫子非使後人不得復古也但以爲生於春秋之世既無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復古之道則不可耳使得時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之道連上文愚賤說

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當盡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

得之

卷之五

五

七

余罷馬

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世猶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則是準則有可跂之實故言法言未見於行事故以其言爲準而行之也

得之

答楊至之 至

所喻詩序既不曾習詩何緣便理會得只今且看四子音後所題依其次序用心講究入得門戶立得根本然後熟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即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况全未有交涉乎所說易尊恐亦方是見得皮膚如何便說得易之大全無餘蘊矣向嘗面說至之有膚淺之病不知曾窺其所以然而加濟治之功否後之歸求春後曾復來否子順予能爲學復如何被中朋友後之講論可師叔文持守可法諸友若能頻與切磋必有益也漳州朱飛卿近到此病作未得細講陳淳者書來甚進異日未可量也

答楊至之

率性之說大槩得之然亦有未精密處

修道之教當屬何處亦出乎天耳

君子中庸章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耳

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

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素隱行惟一章文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鵲圖龍侗無分別也

及其至也或問中已如此說足以相發明侯氏之說如何是非全體中之不能者更請子細看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滿處各見一義自不相妨也况此兩章正相連如何見得不是一意

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也

達德次第甚明不須疑著柔遠人亦然

物之終始或問說得極分明請更詳之不須便立異議也上焉者王天下者其上不容有人故只得以此時言之上文極分明矣

代明之說細碎無理

答李守約 閱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九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哉

答李守約

所示課程及日用功夫甚善但有疑雖當識以俟問然亦



不可不時時提起閑看儻或相值殊勝問而後通也

答李守約

克已復禮爲仁曾子言容貌顏色辭氣而其要在動正出之際

大抵得之但曾子之語功夫更在三字之前此特語其効驗處耳

自古皆有死集注云無信則雖生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恐語有未瑩

安字極有味更宜玩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程子曰便見聖人與仲弓用心之小大謂仲弓爲蔽於小則可若曰仲弓必欲舉賢之權皆出於已有若要譽而市恩者則恐仲弓之賢未必至

是

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

衛君待子而爲政胡氏所謂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於名正矣然孔子之於衛重非世臣親非貴戚之卿則恐衛君之未能安已以聽之也

胡氏之言乃聖人大用之全體但其間曲折之微聖人須更有隨宜裁處處不患其不從也若但令出從蒯聵爲輒之私計則可其如衛國何哉程子論請討陳常處云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此可見聖人之用矣

衛公子荆善居室

言居室則似是處家之意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舊點言不可以若是爲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識別有微意否如集注說恐二字亦自相應以若是絕句恐不詞也

夫子不答南宮适

适雖非悖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耳

管仲奪伯氏駢邑

亦嘗疑蘇說少異然牽於愛而存之此但當用吳氏說引荀子以證之可也

避地避世避色避言

所遇不同固有未及徵於色而已發於聲者矣

閱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乃出於老氏之說

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敢如此無忌憚而易其言耳

敬齋箴云須更有間毫釐有差

須史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皆謂失其敬耳非兩事也

十月未嘗無陽之說發明程子之所未盡至爲明白此理分明列莊之徒蓋已窺見之矣故有密移之說

答李守約

三詩甚善然爲學當以修身窮理爲急不患不能此也師

禮自度未有以大爲朋友之益故不敢當來喻似未悉鄙懷也

答李守約

示喻爲學之病此非他人所能與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答李守約

所喻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今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况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集古後錄甚荷留念但向見傳漕處本中有一跋古鍾鼎帖銘載程伯壽說或分一字作兩三字或合兩三字爲一字者甚有理後未見尤延之說常州有葛子平推此說以讀尚書甚有功

以是常欲得之而悔當時不及傳錄今此本乃無之不知何故試煩更爲尋訪恐有別本只爲檢此一段來也

答李守約

熹日益盲而中庸未了數日來不免力疾整頓一過勢須作三書章句或問粗定但集略覺得尚有未全備處今併附去煩子細爲看過記辯併往冊頭有小例子可見去取之意但覺刪去太多恐有可更補者可爲補之或有大字合改作小字小字合改作大字者煩悉正之早遣一介示及爲佳章句或問中有可商量處幸喻及

答李守約

中庸看得甚精章句大槩已改定多如所論但致中和處舊來看得皆未盡要須兼表裏而言如致中則欲其無少

偏倚而又能守之不夫致和則欲其無少差繆而又能無適不然乃爲盡其意耳蓋致中如射者之中紅心而極其中致和如射者之中角花而極其中又所發皆中無所間斷近來看得此意稍精舊說却不及此也

答李守約

熹向來所苦只是勞心所致尋以般移應接內外勞擾遂不藥而愈乃知君逸臣勞貞養生之要訣也

答李守約

所喻庶母之名亦未正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已者則是不問父妻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母之文又以明此生已者之正爲

母也至如封叙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通典之說未暇檢但以公子爲母練冠麻衣旣葬除之爲此則承宗廟社稷之重者恐不得爲父所生之祖者母持重矣更俟病間續攷奉報數日因人說琴謾爲考之頗有條理然不能琴不識其聲但以文字求之恐未必是亦須面論

答李守約

所問喪禮久以病勢侵迫無復心情可以及此又見所說皆已失其大體而區區於其小節若隨宜區處則恐亦自失其正而陷於以禮許人之罪故一向因循不能奉報今又承專人以來不免以屬劉用之令其條析具如別紙又不知能行否也大率平日見得賢者鄉學之意雖力而終

不免多有世俗之心九事必生宛轉回護遮前掩後之意常不快意今乃悉見於此蓋其處已處人無不然者不知亦嘗內省及此否耶

答李守約

王子合過此說失辭曲折甚以爲恨此等事遲速自有時節若斷置得下則自與我不相干矣上蔡於此發明甚有力正好於實地上驗之也前書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已得之禽獸於義禮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爲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僞來喻上文蓋已言之不知如何又却更疑著也大中之說不記向來所論首尾此亦只是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養到極中

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得大中之全體也仁包五常之說已與令裕言之大抵如今朋友就文義上說如守約儘說得去只恐未曾反身真箇識得故無田地可以立脚只成閑話不濟事耳

答李守約

前日所喻舉世皆謂當然熹亦豈敢以爲不然但恐禍福之來亦有定分非智力所能免不欲枉作此忽忽耳若謂與時消息固並行而不悖也

答李守約

一本作答李時可

所論克復工夫甚簡潔知用心之精切也但依此用力更加講學之功則必有所至矣前所寄者今答于後史論大

既亦甚正也

好仁惡不仁章某竊觀之人之資稟固有偏重如此如顏孟之事亦可見矣顏子嫉惡不仁之事罕見於經可謂好仁者於孟子則辨數不仁者之情狀無一毫少貸可謂惡不仁者

此說得之

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正之爲言猶有待乎用力之意非如動容貌出辭氣文意自然

言君子所貴於道者在此三事而籩豆之事則其所賤也

動出非是全不用力正亦非是大段用力惟正之而非僞飾所以爲可貴耳更詳集注以解經文自見曲折

驕吝章集註曰驕矜誇吝鄙吝某竊思之似謂誇其有於已驕也不以其有與人吝也然又載程子之言曰驕氣盈吝氣歉夫自以爲有餘則氣盈自以爲不足則氣歉似於集註之說不同

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

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爲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爲夫子之設詞某竊以後說於上下文意爲順

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爲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沽之哉哉之爲義以常例言之則爲疑辭集注直曰固當賣之而不以爲疑詞何也

哉本歎辭其或爲疑辭者亦歎以疑之也此言沽之哉而繼以待價則不得爲疑辭矣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伊川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求焉集注不取何也

有字與與字相應若爲不與求則有當作得矣恐不然也不伎不求不嫉人之有故無害人之心此之謂不伎不耻已之無故無貪欲之心此之謂不求則是以一人而

兼二病然末後載呂氏說曰貧與富交強者必怯弱者必求似非此意而於本文不明如何

不嫉人之有不耻已之無正是呂氏意不知更有何疑更詳言之

不得其醬不食醬者當是鮓醢之物

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謂其不備或傷人也

孟子口之於味章言人之性命有此二端自口之嗜味以至四體之嗜安逸形氣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自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天道道義之性君子性之猶舜所謂人心道心之在人特要精別而力行之耳

看得儘好

答李時可

中庸非自成已而已也章求之章句曰誠雖所以自成然在我者無偽則自然及物矣若仁皆性之德故在內外無二道所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審如是說則是以仁知爲合內外二道而非以誠爲合內外之道恐於合字有疑礙

唯誠爲能盡仁知之德而合內外之道章句語有未瑩處耳

中庸不見而章章求之章句則曰不見而章以配地言不動而變以配天言何也且觀上下文雖先言博厚次言高明先言配地後言配天然繼此而論天地山川則又以天爲稱者是蓋錯綜而言之耳不必以地爲先也

此等處不須深求只是隨文贊嘆大畧看過可也

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已中正萬物育焉竊謂中也者言性之體也此屬天命之謂性和也者言道之用也此屬率性之謂道致中和者言教之推也此屬脩道之謂教伏讀章句或問則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數句

此字疑止字誤

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

前章今承先生曲賜指教思之大槩有二說能推致中和之極而又得時得位以行之則道民以德齊民以禮以吾之先知覺彼之後知以吾之先覺覺彼之後覺使中和之化浹于天下然後中道之所感格天地以位萬



物以育此以事言者也雖不得位以行之而既以全大中之極致即天地之所以定位者也既已全至和之極致即萬物之所以育者也此以理言之也

所論中和兩段大意皆是但前段說得新民意思大多致和處猶可如此說若致中却如何得天下之人皆如吾之寂然不動而純亦不已耶只是自家有些小本領方致得和然後推以及人使人觀感而化而動天地感鬼神耳自其已成而論之則見天地之位本於致中萬物之育本於致和各有脉絡潛相灌輸而不可亂耳

誠者物之終始章云云

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

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爲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爲皆如無有也蓋始而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徹尾皆爲虛偽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并以示守約也

答李時可

所喻子文事大槩得之但專以愛言似未盡耳嘗聞延平先生說三仁事云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此語推之則子文合下便有未仁處不待語其愛之不廣然後知其

未仁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旣爾微子自是只得全身以存先王之祀皆理不得不然者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

答李時可

示喻執中之說程先生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明此中字無過不及之中初非未發之中也向於中庸章句序中曾發此義今謾錄去

答李時可

所論大學之要甚善但定靜只是知止之効不須言養之以定靜又別做一項工夫也所引孟子敬子章集注中語有餘云者恐是有素豈印本之誤耶然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詞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効而不費力耳魯秉周禮蓋於是時地醜德齊之中猶能守得舊日禮樂文章耳若三綱九法之亡則當時諸侯之國蓋莫不然亦非獨魯之責也

答李時可

諸家說見今方尋檢元祐說命無逸講義及晁以道葛子平程泰之吳仁傑數書先附去可便參訂序次當以注疏爲先疏節其要者以後只以時世爲先後可也西山間有發明經旨處固當附本文之下其統論即附篇末也記得其數條理會點句及正多方多士兩篇可併攷之

答李時可

所寄堯典以目視頗艱又有他冗未暇討究已付諸朋友  
看俟其看子却商量也書序不須引冠篇首但諸家所解  
却有相接續處恐當作注字附于篇目之下或低一字作  
傳寫而於首篇明著其繆亦可但恐諸家元無此說即且  
闕之以俟書成別加訂正也王氏書義序中明言是雋說  
然荆公奏議却云一一皆經臣手今但以序爲正可也餘  
未報者併俟後信

答李時可

所喻固知孝思之切於此不能自己者然風色如此不論  
他人雖賢昆仲寧能保其不漏露於三族之間耶此須他  
日面見子細商量亦未爲晚但恐衰朽風燭不定則是天  
之命也亦無可柰何矣書說緣此間禮書未了日逐更無

餘功可及他事只畧看禹貢如冀州分爲三段頗有條  
理易照管而諸州皆只作一段則太闊遠而叢雜矣恐皆  
合依冀州例而逐句之下夾注某人曰某地在某州某縣  
其古今州縣名不同有復見者亦並存之以備參考段後  
低一字大書右某州第幾節以圈隔斷而先儒有辨論通  
說處即亦大字附於其下如逾于河過九江等處今所取  
須更子若今日自有所疑有所斷則更低一字寫之  
細補是說爲是其餘固草草程泰之最著力說然亦不通  
蓋梁山在同州近河猶可言河流波及若岐山則在今鳳  
翔府自京兆府西去猶有六七百里觀地理圖可見其地  
勢之高且遠河水何由可及耶此類須載其本說而斷以  
非是則讀如無此兩項則各留一二行空紙以俟恐後有  
者曉然矣  
補入者其導山處須以四列爲四段導水則一水爲一段  
段後亦如前例云右導山第幾節右導水第幾節其通論

疑斷亦如之如此則庶幾易看矣所寄冊子今却封還請依此格自作一草卷便中寄及也

答劉定夫

所喻爲學之意甚善然說話亦已太多鄙意且要得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稍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大脫空直是可惡細讀來書似尚有此意思非區區所欲聞也

答劉定夫

來書詞氣狂率又甚往時且宜依本分讀書做人未須如此胡說爲佳

答包顯道揚

所諭致曲如此說於功夫無不可但盡性乃是自然不可謂之直處用工耳致曲只是於惻隱處擴充其仁羞惡處擴充其義耳雖在一偏此却如何少得耶大率來喻依舊有忽略細微徑趨高妙之意子淵書來云顯道於異說已有洗濯熹固疑之今以此驗之乃知果如所疑也

答包顯道

既未免讀書則不魯大段著力理會復是何說向見前舉程文從頭罵去如人醉酒發狂當街打人不可救勸心甚疑之今乃知其病之有在也

答包詳道

詳道資稟篤實誠所愛重前書云云非以苟相悅也但觀所與顯道講論竊恐却與去歲未相見時所見一般蓋熟

處難忘新驟聞者未能遽入而復失之耳大學鄙說近看尚有未安處却是未甚平正方畧竄定恨未得奉呈然使賢者見之愈未必信大抵如熹所見愈退而愈平賢者所見愈進而愈險彼此不同終未易合且當置之各信其所信者即看久遠如何耳顯道根本處亦且是從前所見但添得此中些說話如敏道令弟則立論又甚高尤非熹之所敢知耳

答包詳道

示喻爲學之意自信不疑如此他人尚復何說然觀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剥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紐捏底功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脩行也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所論當論是非不當論平險者甚善然是則必平正緣不是故有險耳此說甚長非幅紙可旣也

答包詳道

示喻曲折足見進道之力然若謂氣質之偏只得如此用力則固不失爲近本而於獨善其身有得力處今却便謂聖門之學只是如此全然不須講學繞讀書窮理便爲障蔽則無是理矣顏子一問爲邦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已之無目而欲廢天下之視來喻之云無乃亦

類此乎

答包敏道

示喻已悉求放心固是第一義然如所謂執則一定而浩然獨存使赤子之心全復於此而明義之本先立於此然後求聞其所未聞求見其所未見則亦可謂凌躡倒置而易其言矣聖賢示人模範具在近世乃有竊取禪學之近似者轉爲此說以誤後生後生喜其爲說之高爲力之易便不肯下意讀書以求聖賢所示之門戶而口傳此說高自標致亂道誤人莫此爲甚三復來喻恐未免此因便布聞未知明者以爲如何第深僭率之愧而已

答包敏道

承喻羸心浮氣剝落向盡閑居意味殊不淺自許如此他人復何所道區區但覺欲寡其過而未能耳

答包敏道

所喻已悉但道既不同不相爲謀不必更紛紛今後但以故人相處問訊往來足矣九卦若如此說却似與前幅自相矛盾也一笑

答符舜功叙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繆亂之不服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符復仲初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

疑以爲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  
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  
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符復仲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  
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國瑞

辱書具道爲學之志又見令叔爲言曲折甚善既有此志  
則窮理飭躬處且當勉力未可便肆虛談厭未來本恐或  
流於輕妄而反失之也所需墓額偶苦臂痛不能寫然仁  
人孝子所以顯其親者正亦不在此也

答黃幾先

示喻已悉但既曰各勉其志以自立而有待於歲寒則何  
必爲此縷縷而煩執禮之恭哉衰病比劇舜功遣人行速  
布此不及詳然亦無以詳爲矣

答陳超宗

示喻向來鄙論有未盡者甚善甚善但爲學雖有階漸然  
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  
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  
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  
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  
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  
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但如  
彼中誠是偏頗向日之言正爲渠輩之病却是賢者之藥

恐可資以爲益耳以今觀之政不必爾但將聖賢之言事  
理就己心上作一處看隨得隨守則久之須自有開明處  
也

### 答陳超宗

示喻已悉但如此安排布置都是病痛又如必欲繆札安  
立標榜尤是大病若是真實做工夫底人只此一念之間  
便著實從脚根下做將去何暇如此擬議粧點邪不須深  
議他人得失政恐未免反爲彼所笑也

### 答陳超宗

示喻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  
麼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夫猶  
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  
向外粧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  
說今日用功明日見効則其不會下功斷可知矣

### 答顏子堅

包顯道在此數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備見雅  
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  
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則僕之愚於此有未諭也聖人教人  
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灑掃應對章句誦說以  
至於精義入神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  
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  
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行之流而非聖  
賢所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殊無謹厚  
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之意者不知



往羊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  
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  
之教則又深為惘然不意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  
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於此邪顯道  
不能諫止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  
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  
子於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且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  
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曰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僕  
不知所以為子計矣

答熊夢兆

天命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  
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

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又  
之當自有見

或云學者天資庸常舊習未去便令他學中則怠墮廢  
弛循常習故去須是奮發有豪邁之氣出得舊習了然  
後求中所以孔子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竊  
謂所學少差便只管偏去恐無先狂後中之理

或人之說非惟用力處有病亦說壞了中字後說得之

或云明道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了此便是徹上徹  
下語且道如何是徹下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  
形而下者然於此須察其所以恭所以敬所以忠其來  
由如何以至耳目鼻口視聽言動皆然了此便透頂上  
去便是天命天性純乎天理此是形而上者是徹上語

是一體渾然底事元無兩般能了此則他禪宗許多詭  
恠說話皆見破

若如此說是乃自陷於異端而不自知又如何見得他破  
常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  
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  
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  
見敬之體

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  
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得做功夫只了  
得安排杜撰也

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  
便與克下

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上蔡對伊川也只是去箇矜字上蔡才高所以病痛盡  
在此

此說是

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  
誠心耶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  
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待人接物之道如何

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近專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  
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

安老懷少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學者流為兼愛去

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處

學者有志於仁雖其趨向已正而心念未必純善豈得言無惡也

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富貴貧賤不以道得不去處之說此是為大賢已下設若大賢以上則處富貴貧賤只如一更不消如此說

聖賢之言多是為學者發若是聖人分上固是不須說不但此章而已也

聖人不勉不思今書載傳授之旨云允執厥中下一執

字似亦大段喫力如何

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樂不至於淫哀不至於傷今詩序將哀樂淫傷判作四事說似錯會論語意以此疑大序非孔子作

此說得之大序未知果誰作也

大雅小雅或謂言政事及道故謂之大雅止言政事故謂之小雅竊恐不可如此分別

如此分別固非是然但謂不可分別則二雅之名又何以辨耶

五伯秦穆未嘗主盟中夏乃與其數晉悼嘗為盟主却

楚服鄭何故不與

此等無所考且依舊說又有昆吾豕韋大彭之說亦兼存之可也

竊謂釋氏之失一是自私自利厭死生爲學大體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徑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其失固不止此然其大處無越是三者

未須如此立論

釋氏言輪回轉化之說所傳禪長老去何處託生其迹甚著是謂氣散而此性靈不滅伊川聞之曰若謂既斃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與造化殊不相似似與性靈之說不相干如何

此等處窮理精熟自當見得未可如此臆度論也

答安仁吳生

去歲辱書無便可報今又承專人在問極感至意且知志尚之高遠爲可喜也然三復來示蓋已自謂所得之深而自信不疑矣復何取於老拙之無聞而勤懇若是耶以爲見教則僕未嘗有請於吾子以爲求知於僕則易簡理得可又可大之君子似不應若是其汲汲也且僕於吾子初未相識問之來使則知吾子之齒甚少而家有嚴君之尊焉今書及詩序等乃皆嵬岸倨肆若老成人之爲者至於卒然以物饋其所不當饋之人而不稱其父兄之命則於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又若不相似也吾子自謂已得是心而明是理僕不知吾子之所謂心者果何心所謂理者果何理也夫顏子之樂未嘗自道曾皙之志非夫子扣之

再三而不置亦未嘗肯遽以告人也豈若是其高自譽道而惟恐人之不我知也哉相望之遠不知吾子師友淵源之所自恐其所以相告者未得聖賢窮理脩身之實而徒以空言相誤使吾子陷於狂妄恣睢之域而不自知其非也所惠紙簡硯墨受之無說不敢發封復以授來使矣吾子其於聖賢小學之教少加意焉則其進有序而終亦無所不至矣

答趙然道

師雍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宦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弃一官如弃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睨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喻也荆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

議論之同異也來喻又謂恨不及見其與熹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燭理似未甚精其立心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吳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謾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喻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冗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耶

答康戶曹

仲穎一本無仲字

熹衰懶杜門少與人接頃歲偶見足下省闈條對之文愛

其詞氣議論之不凡每恨無因緣相見數爲士友言之茲辱惠書乃知此意嘗得徹聞而又喜賢者之不予鄙也示喻縷縷足見所存之遠大矣然嘗以喜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無所歸宿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熹也少而嘗有志焉今老且死尚恨未能有以得其彷彿之萬分也足下不以愚言爲無取幸試思之異時肯來如約其從與否熹將望足下眉睫而有以得之也

答邵叔義

一本無叔義二字有機字

遠辱惠書良荷厚意而長牋短幅表裏殫盡尤見雅志之

高遠也高侯教士養民之績已悉書之如來喻之云矣但衰晚多病目瞽神昏序事之外無能有所發明此爲愧耳至於高侯之所以教與足下之所以學亦恨未得其詳然竊意必欲實爲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存心養氣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求歎而躡等坐馳之所能至也

答邵叔義

竊聞下車以來究心職業設施注措類非俗吏之所能者甚善甚盛委喻祠記深認不鄙初以衰病之餘心力衰耗兼前後欠人文字頗多不敢率爾承當又念題目甚佳却欲附名其間使後人知賢大夫用心之所在但見有一二文字未竟度須更數日方得下筆九月間更令一介往山

間取之爲幸絜矩之義乃少日聞之先友范公名如圭字伯達其說如此義理切當援摭分明先儒訓說皆未及也今得仁者表而出之豈惟學者之幸蓋今百里之人與異時臨莅所及無不蒙被其澤幸甚幸甚大學鄙說舊本紕陋不足觀近年屢加刊訂似頗得聖賢之遺意忽忽未暇抄錄求教

### 答邵叔義

所喻日用工夫如此數語誠是要切然亦須真踐其實乃爲有益不然徒爲墻屋標榜反招譏訕也

### 答邵叔義

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爲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嘗却不得也所與左右書渠亦錄來想甚得意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恠吾人所學却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爲戒耳太極等書四種謾附呈恐有所疑却望疏示徐丞處想時有便也吳大年極荷留念想且留番陽也

### 答湯德遠

示喻爲學之意極爲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爲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爲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 答王德修

熹兒侍先君子官中秘書是時和靜先生實爲少監熹嘗  
於衆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而抄之然幼穉愚蒙  
不能識其爲何等語也既長從先生長者游受論語之說  
遍讀河南門人之書然後知和靜先生之言始有以粗得  
其味然既不得親受音旨而其高第弟子如老夫者又未  
得見以信其所粗得者果先生之意否也正叔之來既獲  
聞所以相予之意甚厚又得其所聞於左右者一二信乎  
河南夫子所謂終有守者其傳固如此也甚慰甚幸二說  
頃歲蓋嘗見之其間尚有未盡曉處恨未得面叩耳讀論  
語詩三復感歎今日學者不沒於利欲之塗即流於釋氏  
之徑往往視此爲迂闊卑近亦無怪其迷於入德之方也

答蘇晉叟

亦喻爲學之意比之前日加通暢矣牛山之木一章比類  
觀之甚善但論心與性字似分別得太重了有直以爲二  
物而各在一處之病要知仁義之心四字便具心性之理  
只此心之仁義即是性之所爲也措之反覆非顛倒之謂  
蓋有互換更迭之意如平旦之氣爲旦晝所爲所措亡  
之矣以其措亡是以旦晝之所爲爲謬妄愈甚而所以措亡  
其清明之氣者愈多所以夜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  
心也舊說夜氣不存非是唯程先生說夜氣之所  
存者良知也良能也此語最分明更詳之是豈人  
之情也哉此句解得亦太迂曲存亡出入一節乃是正說  
心之體用其妙不測如此非獨能安靖純一亦能周流變  
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豈專爲其已放者而言耶今專指  
其安靖純一者爲良心則於其體用有不周矣書中所論



性情者得之但亦須更以心統性情一句參看便見此心  
體用之全自寂然不動以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無非此  
心之妙也儀象法要頃過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在荷  
留念但其間亦誤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處却說得未相  
接不知此書家藏定本尚無恙否因書可稟知府丈夫再  
爲讎正庶幾觀者無復疑惑亦幸之甚也西銘說極可笑  
渠今春寄來前日紛紛此亦其一端後來又嘗請對詆橫  
渠尤力不答乃退向非天日清明此亦足爲學者之禍也

答蘇晉叟

示喻已悉但心統性情一語更宜玩味令其同異分合之  
際判然不疑即於窮理脩身到處得力耳易圖昨亦有書  
粗論其意後來有少更改脩版未畢它日當寄去論孟解

乃爲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毀然聞讀書  
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問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脩  
者亦不足觀也近爲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答蘇晉叟

所喻大槩皆近之但頗傷冗雜及論仁字未當更宜虛心  
玩味不必外求但將此見在所說者子細反復之自然見  
得簡約條暢也持敬格物功夫本不相離來喻亦太說開  
了更宜審之見得不相離處日用間方得力耳

答蘇晉叟

別紙所示一一報去程先生云性即理也此言雖約而甚  
親切有喚省人處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讀書且當隨文熟  
看俟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

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溱竊謂性體純靜無善惡之可名愚知之可分而情與才者則實寓於此性夫人稟賦之初自非聖人生知安行不俟矯揉其他氣質往往滯於一偏而才也者遂有高下清濁之異人苟隨其所偏而任其情則賢者僅止於賢而不賢者無復可反善惡之流自此分矣則是學之不可以已故賢者即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則情之所發無非循性之自然又久不已得性之全則與聖人一矣不賢者即其才之不善而矯其偏則情之所發始能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進進不已漸履其常常而又之則亦純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與聖人亦一矣故循性之情則情不離性情隨質遷則性因習遠情不離性

聖域攸歸性因習遠終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又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純靜明察大同之始乎致一之功其博學篤志不已之力乎溱擬欲以是爲性情與才之辨乞賜批誨

性情與才之辨當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諸說而反之於身即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須令一一實有下落方有下功夫處如此泛論非惟條理不明名言多誤而用力處亦不親切更幸思之

溱竊謂易之體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順底道理停停當當不以人而過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體也中也宜也時也犁然一契於至當之理此易之用也人何以晦是之體反是之用夫人汨之以情僞亂之以私

朱子全集 卷之五十五  
欲回視其身不啻如虛舟飄瓦尚何覺知此體此用爲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內立義以方其外損益盛衰之理隨時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際易之全體不隔毫釐而易之大用無或偏蔽體用混融妙理純契一天地之闢闔會鬼神之動靜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溱擬欲如是讀易乞賜批誨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此統說便了即夫子何用絕常編而戒漆簡耶

學原於思不思則不得然而溱竊復以謂覲得之之心又學者之患不審先生以爲然否更乞誨教

方其思時自是著覲得之心不得但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

溱竊謂學者儘收斂儘安靜去道儘近儘放逸儘流蕩去道儘遠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理固如此不須如此安排後章做此

程先生云知至至之始條理也知終終之終條理也其義何如乞賜批誨

學者之初須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後須是行得到方是究竟故程先生又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此語亦可更考玩也

### 答蘇晉叟

示及自警詩甚善然頗覺有安排揆合之意要須只就日用分明要切處操存省察而此意油然而生乃佳耳

答蘇晉叟

所示文字足見潛心之力但却須更於分明平實處着乃見端的一向如此恐浸滯入禪學去矣

答蘇晉叟

先墓之文每以為念前此病足之後脾胃衰弱不能飲食精力疲怠不能支吾近方小康而目盲愈甚其一已不復見物矣加以應接紛紜日間見客寫書更無少暇以故又未能下筆積欠頗多非獨賢者所屬為然也今又重以為偽學得罪明時姓名踪跡無日不掛議者之口又豈作為文字治伐金石之時耶所示文字敬且收藏萬一未死之間幸蒙寬恩蕩條瑕垢乃當有以報耳在親迎黃岩未歸正以向來奏補僥冒自疑未敢令赴試也

勝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五終

考異

答潘謙之卜田之吉占一無占字

答楊至之朱飛卿一作朱雲卿

答李守約主靜之說下有所非吾儒

李守約問須更有間下有所宜言

九法亦數

答却不及此也下有集畧例當如所喻或問集畧目疾不能多省矣脩得却奉報也

答所論克復工夫李一作時可問不伎不求下有章愚

答包詳道示喻曲折是見進道之力作力方

無因緣相見因緣下

